

5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六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

按曾文正公年譜是年五月。文宗命

公前往浙江。沿軍。六月啟行。七月十二日舟次湖口。十五日。至昭忠祠致祭。

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

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

廣東惠潮嘉道駐潮州府轄忠州府十縣。潮州府九縣。嘉應直

隸州四縣。彭剛直公神道碑。公諱玉麟。字雪琴。彭氏湖南衡陽縣人。咸豐七年。以惠潮嘉道協理水師。庀。音他。具也。左傳。官庀其

司。鳩。衆也。書。克典。共。工。方。鳩。俾。功。石。鐘。山。在。今。江。西。湖。口。縣。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

上聞。八月疏入。報可。

曾文正公年譜。八月十二日。會奏湖口建立水師昭忠祠。見其祠宇。將次竣工。請教地方

官致祭。奉旨允之。

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

九年六月。文宗命公統帶江西湖北等兵。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七月七日。由撫州啟行。十九日泊湖口。公棹小舟。石鐘山下。

作湖口水師昭忠祠記彭公立石馬

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

李元度蕭節愍列傳蕭公諱捷三字愍南武陵

人武生舉道光丁酉鄉試官千總以功達守備咸豐四年生克曾

文正奇其才徵領水師以功復職補守備克漢陽晉都司十二月

攻湖口公阻鄱湖內外隔絕五年襲賊難公湖敗之七月平江軍

克湖口城賊退保石鐘山堅壘公率十七舟猛進遙見陸軍圍石

鐘氣益奮手自揮旗衝越賊艘而下獲山及梅家州賊壘林立公中

飛礮死之事聞贈副將予諡節愍公與周貞愍齊名昭忠祠祀死

事將卒三千餘人二公為之冠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為浣香別

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

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銷江亭

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

蘇氏石鐘山記

宋蘇軾有石鐘山記軾疏東坡居士

其上憑高遠望吐納萬景一草

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

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

按年譜云江忠源之守南昌也派夏廷樞郭嵩

盡在漳樹頌製造木解載礮擬衝賊船咸豐三年公亦於衡州仿造試之水面鈍滯難用乃買民船改造礮船四年四月一日水師大破賊船於湘潭初五日克縣城賊大潰自粵賊稱亂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煙兵勇痛勦人人有殺賊之志嗣於七月初一日收復岳州八月二十三日克武昌十月初八日水師攻賊蘄州繞出賊前初十日賊船退至田家鎮南岸鐵鎖已為陸勇所斷揚載福彭玉麟督水軍於十三日攻斷江中鐵鍊舟師飛棹而下至鄒穴縱火焚賊舟適東南風大作賊船四千五百餘艘皆盡伏尸數萬北岸賊亦潰遁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善化人於咸豐七年官福建提督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賊舟以萬計

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書為貢彭蠡既湖註彭蠡地志在豫

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賊乘水洄大塞湖口

過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

援湖北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四年十二月曾侍郎督軍獲勝於九江湖口水師被賊阻截分外江內湖為二十二月初十

日攻沙洲賊壘派舢板百餘艘衝入鄱陽湖內兩岸賊衆突出焚戰八里江水營李孟羣率戰艦退紮九江賊於湖口設戰船鐵鎖環

之致衝入湖內各舢板被阻不得出與外江水師分為二五年正月曾侍郎馳援江西上年駛入鄱陽湖舢板船隔於湖口不得出

黃翼升蕭挺三及瑩器孫昌國分領之時江西饒州臨驍然驍音於賊乃調羅澤南軍自九江移師與內湖水師相依倚

子養生主奏刀騞然若割肝膽而判為楚越莊子自其異者視終古不得合

併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七年九月初八日官軍水陸齊舉克湖口縣城

攻破梅家洲賊壘內湖外江水師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

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饑將困窘苦拘囚羣疑

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

後裸薦鼓鐘裸音貫酌鬱也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薦祭也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

瑤荷旒莖貌秋瑤聲也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

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

者不能作違衆之謹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

夫豪傑用兵或敵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為發其凡焉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

詳見湖口縣楚軍水師昭

忠祠記按彭剛直公於咸豐十一年為兵部右侍郎

既刻石叙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

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

咸豐十年欽差大臣

和春總兵張國標與洪秀全戰於金陵將士驕蹇營制廢弛又裁減餉銀軍心携貳閏三月七日秀全兵紛撲大營圍標苦戰八晝夜會汪兩兼旬天寒甚十四日之夜諸營火發全軍悉潰蘇浙淪和春走常州嘔血死圍標退走丹陽力戰創甚投河而死

陷。咸豐十年二月，浙江杭州省城失陷，巡撫徐有士死之。國藩奉命總

制兩江。文宗任公為兩江總督，辦江南軍務。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

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朱孔彰、咸豐功臣別傳，黃

翼升，字昌岐，湖南湘鄉人，初隸彭剛直揚勇營。兩公麾下，以功擢至總兵。咸豐十一年，曾文正公增淮揚水師一支，保薦公，詔令總

統。後仕至長江水師提督，卒謚武靖。李朝斌，字質堂，湖南善化人，同治元年，以功擢至提督。曾文正創設太湖淮揚水師，令公領太

湖一軍。後仕至江高提督。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

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楊公初名

載福，字厚金，湖南善化人，與彭剛直公同為水師名將。同治三年，官陝甘總督，卒謚勇愨。咸豐十一年，克復安

慶。自咸豐三年正月，安慶陷於賊，至是已九年。同治元年，下蕪湖

金柱關及東西梁山。賊踞金陵，既以東西梁山為鎖鑰，復以蕪湖為屏障，而尤以金柱關為關鍵。是年四月，彭

玉麟與曾國荃水陸并攻克之。二年，克九狀洲。是年五月，曾營水陸各軍會克草

賊壘、江面肅清、三年遂克金陵。

粵逆據金陵為都城，已十二年，自公節制四省軍務以來，即建議由上游分路勦辦。

官軍疊克沿江城隘百餘處，遂合圍金陵，斷其接濟。是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荃命掘地道以火藥轟開城垣，數十丈，官軍蟻附而進。

遂克之，生擒偽志王李秀成等，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

同治二年，巡撫李鴻章克復蘇州省城，自後常

鎮各屬相繼下，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

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

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

軍壘即今營牆。千礮狙伏，狙，音狙，本獸名，隸屬，性狡黠，此言伏伺也，以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也。

陸軍進攻。

水師和之一堞未攀，駢屍山積。

堞，音牒，城上女牆也。駢，音便，二馬並駕謂之駢，此言並列也。或

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

音策，豎木以為之，所謂連營立柵是也。

甚者如九洲之役，攻勦三四日，凋耗二千人。

杜文瀚平定粵寇紀略云：九洲洲為

金陵屏蔽，在鷺濤急湍之中，高峙偽城，難於猝取，茲以水師全力克之，傷我精銳不少，事後各統領送及，猶為痛惜也。

唱凱

本和樂之義。軍行得勝而還曰凱旋。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

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

又或倉猝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亦同。於海濤。

颶音懼俗書為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王定安湘軍記同治元年十一月遊

擊周興陸收復常熟。李秀成率衆爭之。江蘇巡撫李鴻章檄福山鎮鞠耀乾泊福山。徐六溲為常熟聲援。既而鞠耀乾師船為颶風

所擊。移北岸。福山復陷。鴻章復約黃翼升統淮揚水師三營出海。赴援。亦以颶風損船。黃翼升屢覆於水。乃移校避風。常熟援守益

孤。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避械音候遁音候而捐軀夷傷而不振者。

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公與彭剛直公

奏定長江水師之制。自荆岳二州。至崇明縣。五千餘里。設提督一員。總兵五員。以六標分汎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兵一萬二千人。

月餉及雜費銀皆取給。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

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况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

謂楊勇怒
公岳試

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

之急

咸豐功臣別傳彭公傳云咸豐四年蕭捷三黃翼升率水師由湖口駛入沽塘為賊所扼不得出於是水師始有內江外

湖之分曾文正既至南昌撫定內湖水師召公自助時公固養傷歸衡陽江西寇隔道不通公易衣為賈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連

南康文正義之使復領戰船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破沿江賊壘芒草名屨同鞋

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也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

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

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

泥之法不敵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

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

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

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

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

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顛音專獨也與專通已守常姝姝

音極粉馬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

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音粗略也與粗通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音

接信也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

久而知所警畏云

湘鄉昭忠祠記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杜文湖平定粵匪紀略賊軍於是年七月

二十八日至湖南省城圍攻長沙賴巡撫駱秉章提督鮑起豹等登陣固守新授張廷撫亮基自雲南來越城而入會籌堵禦各路

大兵齊集圍剿獲勝賊勢已蹙至九月十九日乃窺巡撫張公亮

窺鄉按張亮基字石卿江蘇銅山人官至雲貴總督

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

鑫等。

羅忠節，字仲嶽，號羅山。王鑫，字樸山。羅公少研究宋儒之學，門下士甚衆。鑫亦其弟子也。粵寇入湖南境，縣令召羅公練

民兵討賊。公與王公募鄉勇十人教練。羅公將中營，王公將左營，是為湘軍發軔之始。

以諸生率千人者以

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

按公於是年與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

奉命治團練於

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

高邊，亦音噉，飲集衆人之財也。

金養

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於公家。

請就見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

戚繼光，字元敬，明世宗嘉靖年間倭寇犯山東浙江

等省，繼先任戰守，戚家軍名聞天下。神宗萬曆初，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捍禦北方邊圉以安。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

談兵者遵用焉。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

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

王壯武公別傳，三年春，起撫路公東章，命擊衡山土寇，追及安

仁滅之，五月擊桂東賊，至龍泉，大破之。羅忠節公別傳同。

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

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

良幹等殉難。

粵匪紀略三年七月賊圍南昌分黨竄入腹地江忠源飛書湖南請援曾侍郎因藩駱廼撫東來派湘勇

二千楚勇一千配以鎮軍兵八百馳援其監護行軍者為夏廷樾郭嵩壽羅澤南等管帶官則為謝邦翰易良幹楊虎臣羅信南康

景輝等七月二十日抵南昌因進兵太銳先勝後挫易良幹楊虎臣等歿於軍按謝邦翰字春池易良幹字臨莊均羅忠節公弟子

相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

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

乃募湘勇水陸萬人

粵匪紀略公督軍衡州先納江忠源策欲治戰船而乏於資繼念賊擾長江非水師莫能

制遂治戰艦於衡湘研精覃思成拖雷快蟹長龍舢板諸船共募水勇四千人分為十營以褚汝航楊岳斌彭玉麟等領之又募陸

勇十營以塔齊布羅澤南等領之

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

曾文正公列傳公將

水陸東征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

雖旋有湘潭之捷

粵匪紀略守備塔齊布性果毅耐勞

苦公一見識為將才使與周鳳山督陸軍攻湘潭四月初三日攻破之綜計水陸斃賊不下萬人全楚軍氣為之大振

而湘

士中燭

音夫滅也

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績賓率湘勇以從

李績賓，字迪庵，亦羅志節公弟子。佐忠節，練鄉兵，謝邦翰。於是大

雋於岳州。

四年七月初一日，褚汝航等克復岳州。

克武漢。

八月二十三日，水陸各軍克復武昌、漢陽兩城。下

蕪黃破田家鎮。

武漢克時，黃州府知府許慶燕等帶圍進勦，收復黃州。九月，楚軍陸師既半壁山賊壘，大破之。會水

師進拔田家鎮，收復蕪州。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

五年三月，克復弋陽縣。及廣信府七月，復義甯州。又

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

如九月，羅澤南回援武漢，克復通城、崇陽二縣。十月，又克復蒲圻、咸甯二

縣。再克武昌省會。

武昌克後，五年三月，復陷於賊。至六月，咸豐五六

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

劉騰鴻，字

峙衡，少讀書，慮童子試，不過，遂服賈，浪迹江湖間。咸豐五年，巡撫駱公秉章命率湘勇五百人，剿巴陵土匪，復師事羅志節公，從剿

賊。蕭壯果公啟江。

蕭啟江，字濬川，少貴於蜀，弱冠後折節讀書，咸豐三年，始從羅志節公征戰。

暨巡撫

蔣公益澧。

蔣益澧，字蕪泉，湖南安福人，少不羈，不為鄉里所容。逃之四方，咸豐三年，入軍旅，初從王壯武公，後隸羅志節

公，忠節收為弟子，同治三年，署福建巡撫，旋調廣東。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東等

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

羅公於咸豐六

年二月初二日攻武昌城左額中鎗子入腦至初八日因傷殞命王公於咸豐七年七月戰江西以病熱卒李公亦於是年七月

十二日攻瑞州中礮卒

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

庫。

避上聲卑下也

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

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

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

粵匪紀略咸豐八年十月楚軍既克桐舒二城追賊至三河鎮時李績宥所統僅四五千人而賊首陳玉成等衆十餘萬連亘數十

里績宥慷慨誓師初九日親自督戰力竭陣亡從死者孫守信曾國華丁銳義等數十員死事聞文宗手詔曰詳覽奏績不覺隕涕

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

毅公績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

李績宜字克讓號希庵忠武公之李弟亦師事羅忠節公遂從羅公

參軍事忠武既殉難三河績宜耐播其衆中微簡練湘軍獲拆咸豐九年破賊於安慶桐城間同治元年補安徽巡撫屢剿捻匪解

涇州團克霍卯
成、撫綏各圩。

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

張運蘭，字凱章，初從王壯武公募湘勇轉戰衛永彬間，咸豐十年，李秀成等圍祁門，公屢破賊於夥歙，克休甯，復夥縣。

而吾

弟國荃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

國荃，字沅甫，文正公之弟，官至兩江總督，謚忠襄。咸豐六

年，始募勇三千人，援文正公於南昌，後屢立戰功於江西安徽間，咸豐十一年八月朔，克安慶省城，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克江甯。

省城。蔣公暨楊公昌濬。

字石泉，羅忠節公弟子，官至陝甘總督。

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

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

同治元年，張公補福建按察使，三年至閩，時江浙既平，餘賊逃入福建，近十萬。

而閩中兵備空虛，不虞窮寇猝至，公率五百人拒賊，戰敗被執，罵賊支解而死。

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

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匪

於河南山東直隸，叛回於陝西甘肅。

擒匪叛亂，稍後於粵匪，而泉悍略同，考其原起，或曰

捻者，控也，不逞之徒，聚控成隊，肆行劫掠，俗謂之捻匪，或曰始由鄉人行儂，逢疫，裹紙燃膏為龍戲，故謂之捻匪，嗣是流為盜賊，以

張洛行為之魁，起於山東，蔓延於河南之光固，安徽之颍亳，江蘇之淮徐，其後捻分東西，東捻以張總愚為首，西捻以任汝楨汝先為

首同治四年曾文正公奉命勦擒匪劉公平萬人進勦所向皆捷
同治元年陝西回勇作亂焚屠漢民村鎮甘肅之回響應之六

年朝命左文襄公為陝甘總督進討公率師從之屢敗叛回九年
公乘勝攻全積堡老巢中暇卒于茲忠壯按劉公字壽卿湘鄉人

而按察使陳君澍防守山西味澍字舫仙湘鄉人初從曾志襄公
辦理軍務屢立戰功同治四年授陝

西按察使調山西兼辦防務五年授首張總憲謀渡渭公令水軍
沂河入渭焚三河口浮橋上下周防自督朝邑民團嚴備渭北賊

不得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咸豐九年石達開由黔
寇蜀詔公帥湘軍入蜀

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劉蓉字玉谷號震仙湘鄉人咸豐十
一年粵匪石達開竄入四川朝命駱

文忠公總督四川公率所部從與駱公選將練兵軍威總督劉公嶽
大振未及三載蜀賊盡平同治二年授陝西巡撫

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劉毅昭字蓋臣湖南湘鄉
人駱文忠督四川公從擊

石達開既而蜀寇平其餘黨竄入貴州駱公乃專任公以援黔之
任公擊奪關隘十餘處降其渠魁劉崑山尋奉總督雲貴之命時雲

南大亂已二十年民一投授不相保公既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
至撫以恩畏以威越三年盡復所失各城

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

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達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
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
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
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
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
姦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
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
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
所顧悖由是衆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
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
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塵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

壯士效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群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震區也乎

曹公昭忠

相記數篇長沙王益吾所謂經世大文信史實蹟讀之足以開拓豪傑心胸其危氣燭天地貫日月而不朽者

校邠廬抗議自序

馮桂芬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為迂濶疑為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

髦敝屣

左傳昭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註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

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

孟子盡心上篇猶棄敝屣也註屣草履也

千餘年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恒不勝

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

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則

國。人。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

三代之法，寓兵於農，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

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

司馬法，地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取士，何以始

馬，四匹為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卒七十二人，射御，何以登六藝。

澤宮，禮記，天子習射於澤宮，又古者天子之制，射御，何以登六藝。

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臣不曉

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

周禮大司馬之職，凡制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

大夫，百人為卒，卒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為少，倍獲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倍征無藝。

左傳，襄十一年，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無征，不入者倍征，又二十年，晏子曰，布常無藝，徵效無度，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

孟子，滕文公上篇，周人百畝而徹，集註，周時一夫授田百

賦。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土宜出於地。而無

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昔時漕由河運。道光時運河大梗。道天庾

空。晉書。天文志。天倉。而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

法之善也。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

賦之輕重。精粗也。食為民天。漢書。鄜食其傳。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有食斯有民。水為

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

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周禮。遂人以治野。夫間有道

道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又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

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世之盛衰。在吏治。治

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

之善也。

後漢書章帝記。鄉舉里選。必累功勞。通典。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窮興之。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

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之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任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

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

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郵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

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

喪服周年日期。九月曰大功。五月曰小功。言情意哀薄。視宗親如路人也。富

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

邦國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

廉遠堂高。

賈誼陳政事疏。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版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七版。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箋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

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鞶建鐸。庶人傳

語之法之善也。

繫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而置鞶以得四海之士。鞶音陶。與鞶同。兩旁有耳之

小鼓也。鐸，大鈴也。國語，百工誅，庶人傳語。權所屬則未秩亦得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

能無求觀於今日俸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

孟子滕文公上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又雜婁下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小國

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朱子集註引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十畝，其入可食

二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

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

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愚按君

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

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已。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

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繁牘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

書之法之善也。

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開邊拓土石

田不耕。

左傳哀十一年，子胥曰：得志長駕遠馭，鞭長莫及。

左傳宣十五年，

伯宗曰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

之法之善也。左傳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

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史記五帝紀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音愈器不堅緻曰苦窳借資夷裔

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周禮有梓人匠人

以為姓註倉氏庾氏是也此類尚多更僕難數。禮記儒行篇哀公曰敢問儒行

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註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

可得盡然則為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

亦異勢論語稱損益也。論語較周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禮稱不相沿

襲。禮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戒生今反古。禮記生乎今之道古法有

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

之善而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况復之善而又易復更何解

國文續本 卷六 校邨庵抗議自序 上掃葉山房石印

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之若合

符節矣。孟子離婁下篇先聖後聖其於一也又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

歷於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班固漢書藝文志雜

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佐以私臆甚且羸。音錘說文

羊相廁也。一曰相出前也。顏氏家訓典籍錯亂皆由後人所羸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

之法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無言責懷欲陳而未有路乃者鄉

居偶一好事創大小戶均賦之議輒中僉士所忌。先生有均賦議作於咸豐癸丑

其上均賦。滕曰竊惟按田辦賦本無紳民之異嗣因幫費日重州縣不得不取償於糧民而紳矜以正供定額為詞雖有增加不能

如民戶之漫無限制於是有大小戶之別。李鴻章所作公基誌

銘以克復松江南匯諸城晉五品銜擢中允為蜚語所中得白赴

京又許廣颺所撰祭文云吾吳田賦沿明舊則屢奉恩減民困未息貢必取盈吏濟以墨大戶小戶尤患不均高下其手同域異畛公時在籍奉詔戒畝去其泰甚先減算婚既減徐議蠲復比戶告歡當塗側目旋罷不行且與誇繼退而著書依山之麓按

中食士所忌五字顯志堂稿原係缺文今據單刻本校鉅虛抗議補八

固宜絕口不挂時政重以衰

病遂巡無用世之望懼遂泯滅爰以避地暇日筆之於書凡為篇

四十舊著附者又二用後漢趙壹傳語

後漢書趙壹傳下則抗論當世消研時災

名之

曰抗議即位卑言高之意

孟子萬章下位卑而言高罪也

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

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

漢書韓信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多言或中

左傳定十五年仲尼曰賜不辛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

質同志云爾

讀曹參傳書後

龍啟瑞

史稱曹參代蕭何為相

漢惠帝二年相國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

何約束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言參輒飲以醇酒

酒之厚者

終莫得開說

開謂有所啟白

以為常

以上均漢書參本傳中語

世因以此賢之龍子讀

之而歎曰。參之賢。果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亂法。禍天下者一等。

耳。烏得賢。參果賢。當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安肯幸其脫於區。

區之暴。秦遂恬然高卧。而不知有所事也。以上總論參飲酒不事事之謬。參之時。

天下未為大治也。母后擅權於內。時呂后專政。匈奴憑凌於外。惠帝三年匈奴

冒頓寔騎為書遺太后辭極凡後世賈誼董仲舒所言。文帝時賈誼上治安

策武帝時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皆痛切言時弊者風俗之未厚。經制之未定。禮教之未修。

更化之未速。其流極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參之時。發之參果為。

天下材。當易其抵冒殊捍之習。洪書董仲舒傳秦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使習俗

薄惡人民莫顧抵冒殊捍注抵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殊絕也捍拒也此言參當謀更化民之惡俗改弦更張。

遏絕亂源。修明儒術。佐少主。帝指惠先顯高皇。指高祖之丕緒。丕大也緒業也

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其功烈豈僅與刀筆吏。指蕭何何微時曾為沛吏刀所以刻

書古者用竹簡故夫皆以刀筆自隨也。比長而已耶。以上就當時情勢且天下之大

固未嘗一日無事也。史推廣堯之時曰萬幾。書皋陶謨一日二日

萌事則未著之謂也萬幾者言幾事之至多也故當兢兢業業不可縱廢舜之志曰百志。書大禹謨百志維熙

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思慮之多故曰百志古聖人處太平之世則以不能久

安長治為憂其心未盡乎一日則必有數十百年之計如參所為

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參獨幸而薨於孝惠之世耳。帝五年使

天假之年得見呂后產祿之事。惠帝崩呂后臨朝稱制使呂產呂

賴陳平周勃等平之不知參將以歌呼日飲者治之耶抑皇然慮患之不暇

給也。推勳或曰參之時天下新脫於兵革元元之民莫不樂安於

無事夫有為者非擾民之謂也。斬釘截鐵朝廷震動恪恭於上而

百姓相與嬉遊於下吾日事事焉而天下不見有為之迹此非參

所能及也。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不事事而後可以言無為

參之智僅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兢兢焉守成法而莫之敢易其

與夫變法召亂者固賢矣。

似揭實抑文之善於用筆如此

後之人處有事之時而

託不事事之名以為高者其鮮不開天下之亂源也哉。

揭出作文本意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李元度

王介甫曰。

介甫王安石字

孟嘗君烏足言得士雞鳴狗盜出其門。

戰國時齊孟嘗

君好養士門下食客三千孟嘗君入秦秦人因而欲殺之其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宮竊狐白裘以獻昭王之幸姬乃得釋夜半至

函谷關關未啟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而關啟孟嘗君乃得出

士之所以不至也雖然抑何其

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耶介甫得君專位至宰相。

宋神宗甫即位詔王安石越次

入對明年以安石參知政事言無不聽所創新法帝力排衆議行之

過孟嘗遠甚然其所得者何士

乎呂惠卿章惇曾布之徒其腹心也。

惠卿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文安石力薦於帝起擢

至執政事無大小必謀之惠卿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又以章
傳為三司條例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新法之行朝臣以為

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李定鄧綰之徒其爪牙也定少受學於王

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時方行青苗法羣以為不便定入京見
帝言青苗法甚便於民安石大喜為監察御史哀行綰知安石

得君專政條上時事數十言青苗免役法之善復貽惠卿尤用事
書安石極其佞諛安石力薦為侍御史判司農事

其後介甫失勢惠卿首叛之神宗熙寧七年王安石免職以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

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怒之彼雞鳴狗盜母亦恥與為徒耶

善乎蘇子瞻之言曰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

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可畏者即孔子所謂直諫之友益友

也可喜者即孔子所謂善柔之友損友也惠卿叛介甫即於其迎合介甫者知之小人

不足道吾獨悲介甫日在惠卿術中而不悟而徒以訾音子與訾同毀也惡

也也古人為也惜哉介甫有高世自命之志遇大有為之君神宗銳意求治

國大賣本 卷六 書王介甫讀玉當君傳後 十五掃葉山房石印

而擇術不慎為惠卿等所賣

熙甯九年安石出判江甯府往往罵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

也惠卿福建泉州晉江人

卒亂宋之天下彼其所得士曾雞鳴狗盜之不若而

又安問孟嘗君哉

明代食兵二政錄叙

魏源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

論語為政篇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是以論語監二代

論語八佾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未註監視

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荀卿法後王

荀子王制篇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越後王

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後

書虞賓在位疏二王之後並為上公按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武王定天下

封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豈非以法制因革損益固前事之師哉

戰國策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也

我朝之勝國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例賦額兵額大都因

明制而損益之故其流極變遷得失切劇之故

劇音唐漢書賈山傳贊自下劇上註

刷謂割切之也。莫近於明。明中葉以後之主德無足論。論其祖宗朝之制

度異今日者。則莫如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賦。末年遂以是亡國。而方其盛時。則亦以此不致別籌國用。舉天下仕進一出於科目。

史明

選舉志。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此明代取士之大略也。無他途雜乎其間。無

色目人分占其間。

元有色目人。錢大昕元史氏族表。陶九成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一種。元史百官志。國子生員十

有八人。蒙古人六名。從六品出身。色目人六名。無論甲乙。一第。

唐書

選舉志。進士試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未嘗終身不沾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所謂甲榜乙榜也。

一。祿者內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數年十數年始補一缺者。遇

銓選之人。則輒起廢田間。旋踵錄用。

景泰三年詔。文官罷職無職。犯而才學可用者。為舉聽用。

士之得官也。易。復官也。易。則其視去官也不難。又士自成進士釋

褐以後。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呂蒙正等及第釋褐。按褐賤者之衣也。

則不復以聲律點畫

為重。士得以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危

行。無所瞻顧。凡本兵

漢書袁盎傳。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按明人率稱兵部堂上官曰本兵。本此。

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傑出乎其間。雖佚君亂政。屢作相

與維持匡救。而不遽亡。使非四方稅權。太監擾其下。

明史。食貨志。自隆慶以來。

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權。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商船。成都監茶。及門攤商稅。

中官過天下。非領稅。即領贖。驅脅官吏。務服刑馬。

主兵太監掣其外。

明史。兵志。京營水樂。二十二年。置三大營。

曰五軍營。曰神機營。曰三千營。景泰元年。選三營精銳。立十團營。以總兵統。以總管監。以內臣。又趙璘。北二十二。史劄記云。永樂

中以西北諸將。多洪武舊人。乃設鎮守之官。以中人參之。司禮太監神叢阿柄。倒其上。

續通志。職官略。

明代設官之多，幾於寺監職掌無所不有，而司禮位尊權重，職批紅者體作宰輔，以致竊弄威福，倒握太阿。明史職官志：司禮監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東筆太監無定員，又其則雖偶有大外之監軍採辦糧稅鑲關等使，不常設者不可勝紀。則雖偶有大兵大役之加派，民不致亂也。雖有北韃南倭之侵軼，故韃即蒙古，無六年以書諭之，不報。八年帝親征，其汗布尼雅錫哩懼而西奔，追敗之。其後至小王子時復強，諸部在西北者甚衆，若濟農諸達弟兄屢入寇，為邊患。幾與明相終始。倭即日本，其國匪徒屢寇掠中國沿海各處。世宗時奸民汪直等為倭謀主，倭患益劇。浙東西江南北數被蹂躪，後又至閩粵，顧胡宗憲戚繼光連創之，其患始靖。兵不致亡也。是明代之得在於清士途培士氣，其失在於大權旁落而加派練餉。

明史劉劬傳：嘉靖中以倭

答入寇，戶部侍郎孫應奎已議加派，自北方諸府及廣西貴州外，增銀一百十五萬。春明夢餘錄：楊嗣昌在兵部議加餉，餉一百八十萬，又議加練。

門戶黨援。疏餘黨攻，萬曆末帝急於政事，奏章一餉七百餘萬。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以自操

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則其變證也不一歲不虞河患。無攻擊之局，此言路之又一變也。

一歲不籌河費。清初黃河大工一次輒百萬，乾嘉間幾增至千萬。前代未之聞焉。江海惟

防倭防盜不防西洋。夷烟漫宇內。貨幣漏海外。

按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

禁鴉片奏云。自鴉片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烟入口。故自

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十餘萬。十四年至今。漸漏銀三千萬之多。福建浙江山東

天津各處合之。亦數十萬。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病漕病釐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

之聞焉。內外既無兩漏。危仕途。又無兩濫。等無漏。危則國儲財無

濫。等則士儲才。故雖以宗祿土木神僊之耗蠹。

明史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

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歲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米二百三十六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五百萬石。

即無災傷。錫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將何以支。此宗祿之耗費也。營造之工。世宗最甚。計史所載。作玉德殿。景福安喜二

宮。慈甯宮。慈慶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萬壽宮。故史稱其營建繁興。府藏告匱。此土木之耗費也。憲宗好方技。初即位。即以道士孫

道玉為真人。後李致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其他雜流加侍郎等官者。不可勝計。又有僧繼曉。以秘術進。賜號國師。其他授西

天佛子者尤多。孝宗即位。始除之。世宗時。以禱祠有驗。封道士邵元節為真人。又有陶仲文。以待水治鬼。封真人。累進禮部尚書。少

保少傅少師，尋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蔭其子孫，親戚為官，其
他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榮顯者無數，此神仙之耗費也。

中璫廷杖之摧折。

續通典刑法有劓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
厥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按東西厥等皆為閹

人所主，慘斃無辜，不可勝數。廷杖自洪武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
工部尚書夏祥皆斃杖下。武宗正德十四年，以諫南巡，廷杖黃鞏
等一百四十六人，世宗嘉靖三年，以爭大禮，廷杖豐熙等一百三
十四人，死者王相等十六人。漢時宦官冠金璫，右紹，故稱中璫。

而司農兵柄，諸臣得以隨弊隨治，病患迭出，人材亦迭出，不至有

仰屋呼庚之虞。

古稱司農仰屋興嗟，謂計臣理財無術也。左傳哀
十三年，若登首山以呼曰：庚於予，則諾。註：庚在西

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
主水。按此乃吳孫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之言也。

不至有拊

髀乏材之嘆。

漢書馮唐傳：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乃拊髀數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烏

乎治有餘之證，易於治不足之證，明中葉以前之證，其尚有餘乎？

有下而無上，厥象水有上而無下，厥象火。明中葉以後之證，其猶

水歟？皇清立國之初，閔民生之困，監勝國之失，首申閹宦重賦之

禁。

世祖順治元年，禁天下毋得正賦外再加火耗。十年布嚴禁。太監交結外官之諭。十二年又諭曰：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

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交結、越分言事，即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碑，世世遵守。乾隆嘉慶

以來，黃河大工一切發帑，永免力役之征。

聖祖康熙十二年停止。河南分派河夫，凡遇歲

修，准動河庫銀雇募，每夫月給銀二兩。高宗乾隆二十九而且賜復

蠲租之詔，史不絕書。

康熙三十年、五十年、雍正八年、乾隆十一年、三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四十四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六年、六十年、六十四年、六十八年、七十二年、七十六年、八十年、八十四年、八十八年、九十二年、九十六年、九十九年、皆普

免天下錢糧。

其重民食也。如是北韃南倭，燿燧不驚。土司改流，萬里不

警。

土司在川、桂、滇、黔四省邊外。世宗雍正四年，以鄂爾泰、延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欲安邊先制夷，欲制夷必

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相錯，必歸併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其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勦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勦獻次之。世宗知鄂

爾泰能辦寇，於是以前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歸流。苗

化亦歸。

其靖邊患也。如是民生其間，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鏑，而又

乾綱親攬，日見羣臣日日答萬幾優禮言官，從不知廷杖詔獄為

何事。

續通典錦衣衛印古詔獄。明太祖時天下重刑。逮至京者。赦獄中。數典大獄。誅殺甚衆。其後罷之。至成祖復設。終明之世。

其政本肅清。豈獨高出明代萬萬。然而東南之漕運。困於輸將。中

外之仕途。困於濡滯。沿邊之軍餉。詘於度支。者何哉。黃河無事。歲

修數百萬。有事塞決千百萬。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

此。前代所無也。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漕駭以此日。敵官民以

此。日。因此前代所無也。士之窮而在下者。自科舉則以聲音訓詁

相高達而在上者。則以書藝工敏。

清代殿廷考試。自康熙以來。相沿以書法為重。至道光一朝。而

小楷精美。無出其右。且於偏傍點畫。一一講求。學士大夫。把三寸見毫筆。不復知有他事。其弊如此。部曹則以昏史

案例為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此前代所無也。其他

宗祿之繁。

按清宗室王公之俸。親王歲給萬兩。以下遞減。養兵之至宗室雲騎尉八十兩。每銀一兩。約給米一斛。

費。

考石渠餘紀。道光元年。中樞政考載。各省兵額。共六十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名。京營萬名在外。道光二十九年。兵部冊檔各

省綠營兵額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十二名。京營萬名在外。兵餉一千六百八十二萬一千六十一兩有奇。閏月加一百二十餘萬。

兩

亦與前世相出入。是以節用愛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

於所備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異同黑白。病藥相發。亦一代得失。

之林哉。少遊京師。好咨掌故。曾以道光五載。為江蘇賀方伯輯皇

朝經世文編。

賀長齡。字樞庚。號西涯。自號耐庵。湖南善化人。由進士起家。道光五年。官江蘇布政使。終雲貴總督。刻經

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其序亦繼又念今昔病藥之相沿。常以對治

而益著。爰復仿宋臣鑑唐漢臣過秦之誼。

唐鑑十二卷。宋范祖禹撰。賈誼有過秦論三篇。

故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論。議言食政之類十有三。兵政之類二十

有四。凡為卷七十有八。勞臣蓋士。蒿憂瑰畫。粲矣具矣。若夫議禮

之聚訟。

武宗崩無嗣。與獻王之子厚熹立為世宗。即位後命議宗祀。與獻王典禮。廷臣楊廷和等請帝稱孝宗。曰。皇考。與獻

王為皇叔父。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璁。揣知上意。上疏請尊崇所生。上大喜。手詔廷和等欲尊父為興獻皇帝。越二年。主事桂萼請改

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曰皇帝。詔廷臣集議。禮部尚書汪浚等
並排莠議。上不從。卒尊與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獻皇帝。群臣伏
闕。諫不已。撼門哭。上怒。下諸臣獄。或杖斃。或戍邊。或奪
俸。復改稱孝宗曰皇伯考。獻皇帝曰皇考。尊稱乃定。刑獄之匡救。
於今無涉。概不旁錄。其遼東邊防。事關敵忌。可酌改而不必諱言。
則有欽定明史舊例在。有純皇帝褒熊廷弼及贈謚殉節諸臣之
詔書在。熊廷弼有膽略。知兵。明末邊事日急。廷弼再為遼東經略。
與撫臣王化貞不合。化貞為清兵敗。棄廣甯。忌者藉此以
陷廷弼。廷弼遂棄市。傳首九邊。天下寃之。至清高宗乾隆時。特諭
謂其晚暢軍事。為明代巨擘。披覽遺文。慨然太息。并求熊氏後而
予以官。明代殉節之臣。若文可法黃道周等。
亦一律予謚。見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月上諭。

聖武記叙

魏源

荆楚以南。有積威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苗之前一歲。乾隆六十年乙卯正

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兵捕之。遂叛。焚松桃廳。正

大營。遂臨永綏。乾諸州。二月。詔雲貴總督忠純嘉勇公福康安。四

川總督和琳。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嘉慶元年。白蓮教匪
起於湖北四川。蔓延

共計平之。

河南陝西甘肅且撫且勤七歲而後定嘉慶初艇盜起於閩浙洋面以安南國為窟穴會國王阮福映新受封蓋遂圍內奸匪艇

盜無所業穴在閩者為漳盜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嘉慶十八年天里教

匪作亂天里教亦名八卦教匪首直隸大興人林清乘仁宗幸木蘭伏莽行在滑縣知縣強克捷聞其謀白廵撫高杞請兵扼捕之

不應乃捕滑縣匪首李文成下獄賊黨遂破滑出文成而林清則使其黨百餘由甯武門入內城分犯東華西華門由太監為嚮導

而誘由雨衣監文穎館新闢入始貢京師先生嘉慶癸酉拔貢道光八年由舉人官內閣

中書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道光六年回逆張格爾噶喀什噶辰進士又

陝甘總督楊遇春以欽差大臣赴哈密剿之七年十二月張格爾始為副將胡起都司段永福等所擒八年正月捷聞始筮

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

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國初數十

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音德胃肉也因以溯洄於民力物力之

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按先生曾官高郵州知州鄒代過元史新編

說云故高郵州知州同郡魏先生默深氏源以文學
經濟名世著述甚富晚值粵寇亂東南罷官倚江淮海警颺忽音

標狂風也軍問沓至愾然愾然必有聞乎其太息之聲觸其中之所積

乃盡發其積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議論若

千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甯之月道光

二十年以禁鴉片故與英啟衅英兵陷定海等處二十
二年乃議和與英使澂鼎查訂約於江甯共十二條乃敬叙其

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禮記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則

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尚矣請言聖清以前之

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負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

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

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

則國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

國文賣本 卷六 聖武記叙 王掃葉山房石印

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

衝於尊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尊俎之外，晏子之謂也。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

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

行於九服。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國語：王畿之外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也。此借以

言令行天下之意。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闈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

牧。漢書：韋玄成傳：恤我九列，師古曰：九列，卿之位。按漢有太常、光祿、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九卿。書：舜典：咨十有二

牧，註：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按舜時地理區畫，為青、營、徐、冀、幽、并、揚、荆、豫、梁、雍、兗，十二州。此借以言人材布乎內外之

意。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灌，木之叢生者；莽，草也。言草野之間，賢人枯槁而伏處也。無一政。

能申軍法，則佚民玩。民。孔丁家語：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教民。

狂。漢書：食貨志：朝無廢官，邑無救民。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

箠不能令一羊。列子：君見牧羊者乎？百尺為羣，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東欲西，西欲東，使免羣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

能前
教民狂則摯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

日觴於隍池無水曰隍後日肱於藏以節制輕桓文荀子秦之銳士不可

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

詩商頌長發之篇武王既發有皮東城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按武王謂湯也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

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見禮記故昔帝王處蒙業

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易渙卦渙汗其大號程傳渙散也大號大政令也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

之汗渙於四體必號然以軍令飾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

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道一喜四海

春一怒四海秋春為發生之時秋為肅殺之時五官強五兵昌月禮夏官司兵掌

禁止令行四夷來王善大為謀無急是之謂戰勝於廟堂

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

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績，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覲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見周書立政篇，註：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績，禹服舊迹也。方，

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罪言存略小引

郭嵩燾

嵩燾年二十按郭嵩燾生於仁宗嘉慶二十三年戊寅，至宣宗道光十七年丁酉年二十，而煙禁興天下

紛然議海防。明年定海失守。通商始末記：宣宗道光元年，中鴉片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禁食鴉片，行保甲連坐法。十九年，命林則徐

至廣東查禁鴉片煙，增嚴海防。二十年，英人冠定海，陷之。二十一

年正月，琦善以浙江英俘，易還定海。伊里布以收復聞。八月，英人復陷定海。又明年和議成。道光二十

七月，耆英與英使模鼎查訂和約於江甯，共十三條。又五年而有金陵條約。道光二十六年

伊里布與模鼎查重訂條約於江甯，是為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條約。文宗咸豐八年戊午，桂良、花沙納與英使額羅金又二年訂約。

於京師。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恭親王奕訢與英使額羅金等訂約於京師禮部共九款併簽字八年約。

又十七年

而有烟臺條約。

德宗光緒二年七月李鴻章與英使威妥瑪訂約於烟臺共十六條。

凡三十七年。

事變繁矣。當庚子辛丑間。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一年辛丑。

親見浙江海防之失。

相與憤然言戰守機宜。自謂忠義之氣不可遏。抑癸卯館辰州。

湖南

省見張曉峰太守語禁煙事本末。恍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

理失宜。無可易者。嗣是讀書觀史。乃稍能窺知其節要而辨正其

得失。久之益知南宋以後之議論與北宋以前判然為二。然自是

成敗利鈍之迹亦略可觀矣。

越甌北陲餘叢考云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家國者宋之

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顧事仇為

檮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

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種造費似道始求和而旋諱之。五浪用兵。遂至亡國。間語洋務。則往往摘發於事

前。而其後皆驗。於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於泰西政教風

俗所以致富強。茫無所知。所持獨理而已。癸亥秋。權撫粵東。

同治二年

署廣東巡撫

就所知與處斷事理之當否。則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

格之。其所抗拒。又皆可以理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語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張傲睨而不能與深求。蓋南宋以來。諸儒之議。

論錮蔽於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驟化也。哀病頽唐。出使海外。

光緒元年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

群懷世人欲殺之心。

杜甫詩。世

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

而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據以為

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傳會以申其說。取快流俗。

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為患已深。夫豈虛憍之議論。囂張之意氣。所

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偽。諳習其利病。即多

一應變之術。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順有餘。非徒以保全國。

體利安生民而已奉使兩年

按郭嵩燾之使英、簡派在光緒元年八月己巳後因滇案未及出洋至烟

臺條約訂定後始行赴任

處置事理蓋繁要皆一時一事之利無當安危大計

稍檢奏議書說詳論洋務機宜數通刊而存之為夫鄉里士大夫

群據以為罪言

唐書杜牧傳牧自謙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

命曰罪言存略質諸一

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廣其益亦不敢望諸人人能喻此理也時己

卯夏六月

朱建論

戴鈞衡

小人之於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與之交則其勢不能中絕交之既深則有事或且為小人用此其道在嚴之於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乃不得間而入漢平原君朱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漢書建本傳中語

辟陽

侯

即審食其為呂太后所幸者

欲知建

欲與相知也

建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

者矣。及居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稅

音稅。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

百金為衣被之具

受之不辭

轟政感嚴仲子思為刺韓相俠累君子猶非然政一勇士不足責朱建既素行刻廉剛

直而亦貿然受辟陽侯金比禮所以戒臨財母苟得也

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恩

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為小人謀則不至於自殺其

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陽之難不得不求為之脫

惠帝時或毀辟陽侯帝大

怒下之獄欲誅之辟陽求救於建建乃見孝惠幸臣閻孺使之游說於帝辟陽侯果得釋

既為辟陽之客聞文

帝追案不得不自刎

文帝時辟陽侯以黨諸呂故被殺帝聞其客朱建曾為畫策使吏捕之建自殺嗚呼

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間宜何如哉

以上

言建不當受辟陽侯金

不惟是也孔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首

足形懸棺而窆

禮記檀弓上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註還葬謂斂畢即葬不殯而待日月之期也

懸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之。建果貧也。服具不備，可也。受金治

喪，賢者不為也。然則建即終不為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

喪，是污其親以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實甚。區區百金，而蹈不

尹所以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且辟陽侯之

奉稅於建也，誰使之哉？建之友陸生也。陸賈素與建善，建喪母，

喪，則建必為之効死力。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惡。辟陽奉稅陸生

當為辭而卻之，不然於其受也責而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

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廉直不苟者，皆飾行欺世，賈欲有以

嘗之，故藉辟陽以驗其真偽。否則知其偽而故意敗之。陸賈亦陰

空穴而後風生，賈必有以窺建之微者。不然則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

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苟子子自好，著聲稱於時，則人

卷六 朱建論 五 掃葉山房石印

所以嘗試之者。百端稍有。不誠未有。不敗者也。

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君子

雖造次顛沛，不敢稍懈操守。

建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為小人不可近也。既視

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且以為受之有名。未

必遽傷義也。不知天下之貌為君子者。行立節。一旦敗塗地。不可

贖者。皆此不得已之情。與未必遽傷於義之念。誤之。

君子於去就取與之間，但

當自責，不當自恕。建之誤，誤於自恕耳。

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哉。

隨安廬書目序

亢樹滋

嗚呼。自庚申之亂。

清文宗咸豐十年庚申，粵賊陷蘇州城，巡撫徐有壬死之。賊復掠四近，而英法聯軍由海道

攻陷大沽，文宗駕幸熱河，聯軍直入京師，焚圓明園，大肆劫掠。是為庚中之亂。按先生為蘇州吳江人，亂事當指粵賊陷蘇州。舊

藏書籍不下二萬餘卷。流離塗炭，無一存者。今老矣，耳目心志之

所好，洗滌已盡。特未能忘情於是。因復縮衣節食，多方購求，又得

七千餘卷。半皆坊本。聊以遮眼而已。夫書至於近代。廣矣備矣。然

皆足以供身心家國天下之用者。可屈指數。其他猖狂詭譎。支離

偏駁。迂腐不經之談。未嘗不雜出於其中。故善讀之。則益其智。不

善讀之。則成其愚。頓挫有法昔丁度之祖覲。音冀。當傾家貲購書。度字公雅。宋仁宗時翰林學士。

著通英要覽十卷。上呼為學士。而不名。邊端明殿學士。後拜參政。藏書八千卷。曰吾雖不能盡讀。

必有好學者為我子孫矣。然考度平生。雖學問優長。而非有經國

之業。與聖賢為徒也。夫讀書而不能躬行實踐。明體達用。雖廣覽

博搜。無益也。況邇來時事日新。四夷八荒。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八荒。即八方也。

出沒肘腋之間。其造作設施。自堯舜以來。所不經見。苟僅執紙上

陳言。而不知變通之方。與正本清源之術。欲以安內而攘外。難矣。

此種明通之論。在今日視為常談。而求之四十年前。殊無幾人。故至今日而讀書。尤在精究西學。

凡天文術數海疆形勝與夫製器利用輸攻墨守之法

公輸子名報魯人墨

子名翟宋人輸善攻城之械墨善守禦之方輸九攻而墨九拒之輸之攻城盡而墨子之守尚有餘一一悉熟於心

而有以審其機度其宜握其要異日得位行道一洗前代粉飾矜張苟且之政正己而正百官務使智者效其謀勇者竭其力賢者修其術才者呈其技以教以養以訓以練肫誠所發有以深入乎民心而動其尊君親上之忱使之舍生取義赴湯蹈火而不辭庶幾保我子孫黎民而絕西人之窺伺所貴乎讀書者此耳

先生日擊英法聯軍

之役當局應付無方和戰交失辱國喪權莫此為甚因致慨於無人才而推本於讀書感慨言之不可謂非有心人也嗚呼

天下大矣安知草茅之下無與我同此心者哉爰序其目并為我子孫告焉

晏平仲論

俞樾

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斨衣濯冠而朝。豚肩不掩豆以祭。禮檢弓下篇曾

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平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又禮器篇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斨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又雜記下篇孔子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註晏子齊大夫大夫祭

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掩豆耳豆古食器也以木為之其所居湫隘

鴛塵而亦安之。左傳昭二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

夏聲也故太史公曰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史記管晏列傳

慶土也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烏乎晏子非徒儉者也古之君子

敝車羸馬。羸音累菲衣惡食其自奉有啻於廝養者。公羊傳宣十

養註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廝豈徒儉哉蓋

處亂世之道也。今夫君子誠不以衆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匈匈聲

荀子天論篇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而撥其行然以一身而處乎匈匈之中則亦危矣。

彼君子何恃以處此。曰：君子之於亂世也，天下雖忌之，嫉之，欲得

而殺之，而至觀其食，無兼膳，衣無完衣，出無一宿之糧，入無一日

之積，則雖其深怒積怨者，不能不自愧不如，而甚者至於太息泣

下也。何也？天下之小人，未始無是非之心也。雖惡其剛直之節，而

不能不服其廉潔之行，是故處亂世，犯衆怒，而莫或傷之也。孔子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見論語泰伯篇，註：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

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後之君子，不幸而處此，如之何而可歟？曰：菜

羹，蔬食而能飽。論語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華門圭竇

而能安。禮記，儒行，華門圭竇，註：華門，以荆棘織門也。圭竇，穿牆為

之人，註：竇，穿壁為小戶也。上鏡下方，狀如圭。左傳，襄十年，華門圭竇親僮僕之役，而能不以為勞，聞妻子飢寒愁

苦之聲，而能不以為恥，則無往而不可。世之人，所以貶其道，屈其

守者。豈有他哉。饑寒之弗能忍。而勞辱之弗能堪也。宋范純仁曰。惟儉可以助

廉文即此意。當晏子時。齊多故矣。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與慶封。年。慶封盡滅崔氏之室。按晏子之時。始而世臣國高。二氏被。雖繼則亂。臣崔慶二氏爭權。弑君殺臣。視為常事。其亂甚矣。而卒

有以自全。故曰。晏子非徒儉者也。

越句踐論

俞樾

余嘗讀國語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諸書。國語戰國策兩書撰者何人。均不能確定。為古

之雜史類。吳越春秋十卷。漢趙煜撰。越絕書十五卷。亦不著撰人名字。見越主句踐與其臣范蠡文

種之徒。陰謀詭計。積十餘年之力。竟滅吳而有其國。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

文種字子禽。越之大夫。周敬王二十六年。吳王夫差率師入越。越王句踐用文種計。以美女寶器獻吳。佞臣太宰嚭求成於吳。吳許

之。王乃舉國政。屬種。而與范蠡為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於是越王勞身焦思。卧薪嘗膽。矢志復讐。外則卑辭厚禮。玩好女樂。以

事吳王。使驕其志。至周元王三年。越伐吳。夫差自殺。按文種教越王有伐吳七術。見越絕書。又史記稱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

竟滅吳，故以陰謀詭計稱二人。未嘗不歎句踐之為人，亦人傑也。乃孟子則曰：惟

知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祖也。獯鬻，北狄名。孟子對滕

大公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見馬事之以犬馬，不得免。事之以珠玉，不得免。馬。句踐事吳。

見梁惠王下篇。然則孟子稱句踐之知以其能事吳，不以其能滅吳。無中生有，善用

巧思。句踐之事吳，知也。句踐之滅吳，句踐之失計也。當春秋之季，晉

已衰而秦未強，天下之所患者楚也。楚與吳世為仇讎，日尋干戈。

魯成公時，吳始通上國。吳子壽夢僭號曰王，與楚爭長。江霸權，吳楚互相侵伐，屢見於春秋。閻閻時，楚通臣伍員入吳，陳伐楚之策。

五戰入郢，昭王出走，楚幾亡。而其患不及越者，非楚之愛越也。有吳以為之蔽。

也。越既滅吳，而以淮上之地與楚楚東廣地，至於泗上。史記越句踐世家，句

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賜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又楚世家云：越已

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謂廣陵、徐、泗等州也。則越遂與楚鄰矣。故

春秋後之楚與越猶春秋時之楚與吳也及越王無疆伐楚為楚

威王所敗殺無疆盡取吳故地至浙江而越於此散亡矣見史記越句踐

世家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及米唇亡即蓋寒不明此理其亡也宜使句踐不滅吳而助吳以

拒楚吳不滅越亦可以不亡嗚呼吳越同壤之國吳可以無越越

不可以無吳無吳則無以蔽楚也孟子稱句踐事吳為知則必以

句踐滅吳為不知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北宋之滅遼也北宋之君

臣自以為得計而不知遼亡而與女真鄰為大不利也宋自開國以來遼人

屢為邊患及女真建國屢破遼師遼勢寢衰徽宗納童貫之議遣使如女真約夾攻遼遼滅宋得燕雲故地於是童貫蔡攸出師助

女真及遼已亡女真即長驅入汴京虜徽欽二帝北去北宋遂亡南宋之滅金也南宋之君臣自

以為得計而不知金亡而與蒙古鄰為大不利也宋甯宗時蒙古興於漠北太祖

成吉思汗用兵如神所向無敵連侵金邊地金勢日蹙理宗時蒙古遣王誠如宋議夾攻金宋人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史嵩之尤

卷六 越句踐論 壬午掃葉山房石印

力主之、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於是宋遣孟珙出師、共
滅金、及金已亡、元始祖即命諸軍分道南伐、入臨安、南宋以亡、是
皆越句踐也。東海之濱、叢爾小國。指日本國。不思我中國實為之屏蔽
而妄欲蠶我邊疆、吾歎其失計之已甚矣。

悔過銘 并序

羅澤南

悔之為義大矣哉。人稟天地之性以生。日用倫常。莫不各有當然
之則。惟古之聖人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存天理之
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始能無所偏倚。無所差謬。下此皆不免有過
焉。白圭有玷。磨之則潔。詩大雅抑之篇。白圭之玷。尚袞職有闕。補
之則完。詩大雅蒸民之篇。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註。袞職。王職
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仲山甫周
宣王時賢大夫。言惟仲山甫能補惟視其能改與不能改耳。改之
王之闕也。此借用其語。以明補過則為忠。孝為仁。義入於聖賢而不難。不改則為邪僻。為克惡。流於

禽獸而不知。夫無心者過也。有心者惡也。無心而失之，復有心而

遂之，則過日多而惡日集。惡大禍烈，噬臍何及。左傳莊六年，若不

註：若蓄臍，齊喻不及也。齊通臍。此悔之所以不可不早也。雖然，昨日有過，今日

悔之，今日悔之而不能改，明日又將悔。今日之過矣，無日不在悔

中。復無日不在過中。其與不悔者相去幾何哉！某以愚柔之質，中

果能此道矣，雖惡必明，雖柔必強。而不自加困勉之功，怠惰因循，莫克自振，仰愧

俯作。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何以為人作悔過銘以自警。銘曰：

不知而為之，其過猶微。知而為之，過將誰歸。縱欲怙性，性之本義

言亂也。孟子告子上篇，其且盡之。所為有怙亡之矣。趙岐註，怙，亂也。任氣忘規，人雖不知。吾理已違，

況乎鬼神之鑒察。人世之議論，尤顯著而難欺。嗟嗟一言之失，駟

不可追。論語顏淵篇，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一

朱註謂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猶惜其失言也。

行之失藥不可醫。大丈夫行事當皎然如白日青天了無塵垢何獨

憧憧往來

憧音同易咸卦憧憧往來謂心為私欲所侵則憧憧不定也

不能慎之於先幾誦聖

賢之明訓守父母之遺教懲其既往救之將來或庶幾其無大疵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英倫四面環海

英倫為英國三島之一北海在其東北海在其西大西洋在其西南

水氣和而得

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富貴者咸以避寒暑遠徙一歲

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

光也

天宇澄曠

去邑適野舍業以遊

造語古雅

西人名之曰換氣

去濁氣而取清氣也

蓋都會之

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

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却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

也

以上言避暑之意在衛生固非無端嬉遊者

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

音歲木細

端也。假借其意為末。

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為巨紳豪商必一至之

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洞。

音扁。林外謂之洞。

清氣也。白雷登在倫

敦

英國京城名。

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即至。邦人士

營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

高也。大也。去宮切。

林以翳

隱蔽也。去陽

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隄。以待遊者。涵濡海氣

岸高也。則有升車

用機器可自行升降之車。

以省紆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

蕩漾。海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

以上敘送景物。整齊明瞭。

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

讀如坎。去聲。視也。

海濬

音脣。水注也。夜卧人靜。洪濤訇

阗。訇音轟。阗音灰。訇阗互相衝擊之大聲也。

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寬。想像亞

美利加大洲

西人分地球為五大洲。曰亞。西。亞。洲。歐。羅。巴。洲。亞。美。利。加。洲。亞。非。利。加。洲。澳。大。利。亞。洲。

如在雲

烟香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

足以開豁胸襟。

於是攜侶扶筇任意

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功

逾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

光緒李年電車始行於我國之天津近或行於

上海其言果驗先生之明瞭大勢可見一斑。

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

當海風。

文選宋玉風賦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或遙睇。

音第日小視也。水滢。

音警水邊也。而羨鷗。

鳥之忘機。

鷗之忘機自得如高人逸士故可羨。

或旁盼。

顧也。釣徒而憫衆魚之貪餌。

貪餌喪生如貪夫小人故可憫。

於斯之際蠲煩滌鷲心曠神愉竊意世間所謂神

仙之樂不是過也晷移意倦。

晷音軌日景也。以表度日也。測日景以定時刻之器曰日晷。

浩歌。

以歸歸而倚枕高卧亦得佳趣夢中如遊邃古之世。

邃古即太古也。如無懷葛

天時

既覺偶踣。

音希望也。

窗外海景奇麗臨曜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

日將西匿倒景。

與影同。

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燭朗誦杜子美詩

十餘首

唐杜甫字子美善為詩歌涵澤汪洋千態萬狀人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以暢余氣如是

者旬餘始返其諸所訪名蹟尚多不盡記余自春初期滿未歸羈

懷侘傺

侘傺失志也侘讀若茶去聲傺丑例切言羈旅之懷抑鬱不得志也

悄焉寡懽今而知天與

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遐邇之別也夫誠默體古君

子素位而行之旨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註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將焉往而不樂哉

有悟道之意

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巴黎觀油畫記

薛福成

余遊巴黎

法蘭西都城名薛福成字叔耘清德宗光緒十年五年四月奉使英法義比明年二月抵法京巴黎蠟人

館見所製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

王公卿相以至工技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卧或

坐或俯或笑或飲驟視之無不驚為生人者余極歎其技之奇

陪

起作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

乎。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時普法以爭西班牙王位故糾法王為拿破崙第三、普王為威廉第一、普大敗法軍、法人勢感求降、明

平開議和約、割阿森司羅來兩省與普、并償兵費五千兆、佛郎許普軍暫駐法境、至清通之日為止、法舉國上下、引為大恥、乃繪交

戰時政績情形、以激發國民志氣、其法為一大圍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

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林樹、森然布

列、兩軍人馬雜遝、遝、音沓、衆多而紛亂曰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返者、開槍者燃

礮者、擐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

烟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黔、音箱、黑也、廬舍為礮火所轟成黑

或赭其垣、赭、音者、赤也、牆垣為火所焚成赤色、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殷、於

間、切、赤黑色、血色久則殷、言偃仰、偃卧者、令人目不忍覩、以上叙畫中交

形、戰情仰視天、則明月斜挂、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

際。添入俯仰兩層。益見畫之神妙。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

手捫之。始知其為壁也。畫也。皆幻也。昔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此文中亦有畫景。余聞

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音也。

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結明作記之意。以喚醒我國民。

遊鹽原記

黎庶昌

鹽原在山峽中。鹽音古。左傳成六年。沃饒而近。鹽註。鹽也。故鹽原亦作鹽原。當日本下野國。屬山

東道。今為椽木縣。鹽谷郡之西。下野國凡九郡。連山皆石。而獨宜木。產楓

木名。幹高二三丈。葉掌狀分裂。經秋而紅。頗美麗。春間開花。叢集為圓球狀。尤盛。葉先紅於他郡者。蓋

其地高。多風。而早寒也。鹽原以楓著。此遊又在楓葉紅盛時。故先點出。始以峽中深險。無

塗徑。好遊者不一至焉。勝亦遂不顯。反跌。明治十八年。椽木縣令三

島通庸。開山穿道。使與外通。鹽原之名始著。輪車既達於那須。亦下

野園九
郡之一。宮中顧問官高崎星岡君時一往遊。乃盡窮監原之蘊樂。

其林壑之森美也。度地置別墅。雙瑣署上聲。於居宅之外。別為遊息之地。曰別墅。暇輒休

沐其間。濯髮謂之沐。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亦曰休沐。即公暇休假之意。蓋得山水之趣。莫善於

此。一日導余往遊。余以中土未嘗有先者。遊之當自余始。自那須

西行十餘里入山。紆道盤詘而上。詘音屈。義亦同。入愈深。峽愈束。奇益愈

顯。泉之淙然鳴琴者。淙水聲也。水聲如鳴琴。然王勃詩。懸溜瀉鳴琴。瀑之洶然赴壑者。洶

水聲也。松之偃立若亭者。石之縹若雲者。矗音觸。直若筍者。垂

壁可摩刻者。古稱摩崖刻石。言石壁下垂。可鐫字其上也。磔磔同磊。音曼。碗。危。上聲。磔碗。象石也。欽。峯

讀若欽。字。山勢聳立貌。熊升鳥騫者。騫舉也。石形之奇。如熊立鳥飛也。巖斗同陡。崖壁峭絕也。出者。

真者曠者。實者中空。厂者。山側之屋。人可居者曰厂。音漢。窈窕而修秀者。使人

攬接不厭。水之聲。松之狀。石之奇。形異態。一。刻畫入微。雖善畫者無以加之。幾二十里而後。至

則緣山皆楓葉。琴琴音森繁蔚貌。叢叢紅者若縹音餘淺絳色也。

縹甘去聲深青楊赤色即紅青色俗謂之天青者若緗音鄒帛青赤色周禮五入為緗言染五次絳赤色。

者若丹朱砂也日先射之皆班駁成錦彩誠極天下之大觀也寫楓。

狀分出淺深濃淡體物之妙用字之精於此觀止矣若夫山中之景四時變幻不同雨暘明

晦霜月高潔凡遭遇於心耳而得諸興象之間雖善遊者莫能盡

其狀也數語總括高崎君別墅在箒川甘湯川交會處川大水名也書。

貢莫高山大川按如江淮河漢統稱為川而此實小溪有橋當其前旁有蓬萊巖高崎

君所命湖甘湯行數步水流亂石間動岩可喜踰嶺而西則人家

數十沿箒川居宮內次官吉井三峰別業在焉別業即別墅與高崎君

相望也古諸侯卿大夫聘問鄰國感物造端同端登高而賦者有矣。

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未始輟傳四出輕小。

車也。四向連望之車也。傳驛逸也。以輅
車乘傳而行曰輅傳。此言出使之意。互駐其國都。履人國猶戶。

庭如今日者。然則監原之遊。余及高崎君窮幽極深一再信宿。

左傳

莊三年一宿為舍。再宿為信。相與俛仰。嘯歌於一堂之上。以叙布衣昆弟之歡。

殆古人所不逮也。此於交鄰之道。若與若不與。言在有形無形之間。夫豈苟

焉。以娛悅耳目為快哉。使臣於平日交歡被國士大夫藉以聯絡情誼亦是一種外交方法否則扞隔不通

臨事難以應付。文故以此意作結。同遊者。爵位局主事宮島誠一郎。譯官陶大均。

凡四人。大清光緒十五年九月遊後五日。使者遵義黎庶昌記。

書高松保郎斷腕事

黎庶昌

高松保郎者。本名義智。江戶人也。江戶初為大將軍治所。日本維新以前

大將軍權勢最盛。天皇擁虛位而已。當後水尾天皇時。大將軍得川家康居江戶。是為江戶幕府。明治睦仁天皇皇年號。維

新改號東京。明治元年七月。改稱江戶。東京自西京遷都焉。故今為東京人。保郎喜任。

俠能傾血性救人嘗慕魯朱家軼郭解一流之為人

二人皆見史記游俠列傳

朱家魯人漢高贖求李布千金布賴朱家匿之以免郭解軼人亦能振人之命急人之危而不矜其功者

少時與某藩

士人某某氏善

日本昔為封建之國當其盛時諸侯凡二百六十餘某藩者即某國也其國之主曰藩侯明治變政

始廢藩為縣猶吾國秦廢封建為郡縣也

士人者豪傑士也識保郎於疇臬中遇待殊

厚以族人女山内千代妻保郎二人者之與遊相得甚親又要約

為父子也士人者一旦觸某藩侯怒事莫解無人敢居間

從中排解也

當是時藩法嚴而獄甚急非自殺不得明於是保郎慷慨矢誓曰

此吾報知己之日也吾聞古有措軀報仇者

措音籍通作藉借也史記郭解傳以軀借

交報仇

今將斷吾腕以白某某氏之冤不猶愈乎乃往見醫士岡君

明鄉說狀岡君曰異哉子之為也吾閱世久矣見有刎頸而死者

矣有剖腹而死者矣從未聞自殘其支體以解他人之厄者且以

子之所為斷腕而求余治是猶子放火而使余滅之也雖謂之愚

可也引醫士之言為振起下文地步保郎曰不然吾之所為非以為名高而立然

諾也史記游俠列傳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按已許諾者必踐其言謂之立

諾然亦非有所利於其間也然而且為之何也夫人有不自之罪而

坐視其死不仁與人共肺腑臨難胡越棄之胡謂東胡越謂南越言始如肺腑之親雖

不相關也漢非義知有可救之道而怯懦不為無勇是三者皆豪

俠之所恥也吾之為此欲以愧天下之儒言而蹠行者儒者其言而盜距其

行叙保郎言有聲有色忠義之氣如於紙上見之岡君曰善既如是任自為之保郎於是

拔刀斷其左腕血淋漓盛以錦函使人馳報之某藩侯曰保郎再

拜獻腕藩侯閣下謹以贖某某氏之罪閣下幸加憐而垂察焉保

郎死骨不腐矣事奇文奇無生龍活虎之筆某藩侯大驚亦心義

保郎所為也。乃謝其使者。卒救士人。得不死。而保郎亦以治痊。列藩士聞之。皆曰。保郎奇男子也。行雖不軌於正。然絕一腕以存骨。月之交。使其處君臣父子間。脫遇不幸。殺身以成仁。固優為之矣。
論語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借
旁觀口中。說出殺身成仁一語。以推重保郎。是善於烘託者。保郎

既已斷腕。益思以身濟人。創立宏通社。闡西教。
耶穌教由歐洲傳至日本。故稱西教。

游說至尾張。
舊國名。今為愛知縣。屬東海道。又為忌者所陷。其妻千代病。以書抵

尾張。慰保郎詞多哀婉。竟死。列藩士復聞而悲之。保郎今為愛生

館主。專以良藥救世。予見之東京。蓋煦然儒人也。終身不言某藩

侯故人。不能舉其名氏。余奇其事。書告世之傳游俠者。
如此奇行。幾欲沒

不彰故
五傳之

送黎蕤齋使英吉利序

張裕釗

泰西自前古不通中國。洎明中葉，利瑪竇、艾儒略之徒始以其術

遊內地。

利瑪竇、艾儒略均意大利人。明神宗萬曆八年，西曆一千五百八十年，利瑪竇等至廣東，留滯肇慶，習華言，易儒服。

倡天主教，萬曆二十八年，利氏與其友龐迪我詣北京獻方物，及基督畫像，神宗禮遇之。朝臣徐光啟、李之藻輩並服習其說，從之。

譯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諸書行世。艾氏又作西學凡一卷，利、艾二人外，尚有熊三拔、龍華、氏陽、瑪諾、鄧玉函等。明廷皆利

用之。使雷司天之任，或令鑄大礮佐軍用。西學之入中國，始於是時。而天主教亦遂大盛。國朝開統聖祖仁皇

帝喜西洋鉢。

同曆算推測日月運行之術也。之精特旌異之。德意志人湯若望

以歷學受清世祖寵遇，掌欽天監事，尊為通元教師。聖祖時，西洋人南懷仁疏論欽天監推算非謬狀，較驗得實，南氏遂於康熙八

年（西曆一千六百六十九年）任欽天監監副，朝廷知此輩博學可用，自治歷之外，凡外交通譯及測量境土之事，悉以任之。於

是來者益衆。閩粵瀕海之區，市舶稍稍集矣。

按是時荷蘭、葡萄牙、英、吉利、瑞典、商船互

中國互市者，均在廣東之虎門、口外及福建、廈門等處。

百有餘年。至於道光之際，而海壘始

有兵革之事。

自嘉慶以來，英商以鴉片輸入中國，漏卮甚鉅。道光初始議嚴禁。十九年，林文忠至廣東，實行焚毀鴉片。

停止英商貿易。遂啟釁端。英兵陷廣東之虎門。浙江之定海鎮海。甯波。江蘇之吳淞等處。二十二年。始與英人訂立和約於江甯。

其後國家懷柔綏服。一務兼容并包。遠撫長駕。威德覃於遐裔。是以殊域輻輳。通互市。結盟約者。至五十有餘國。泰西人故擅巧思。執堅刃。自結約以來。數十年之間。益錐鑿幽渺。智力銚起角出。

銚音銚

銚。或作鋒。兵端也。史記東方朔傳。變詐銚出。莫能窮者。

日新無窮。其創造與舟兵械火器。暨

諸機器之工。研極日星。緯曜水火金木土石聲光氣化之學。上薄九天。下緹九幽。剝剔造化。震駭鬼神。申法警備。礪若金石。發號施令。疾馳若神。又以其舟車之力。窮極六合。四遠五大洲之地。無所不洞豁。徜徉四達。競相師放。同。效。學也。效也。精能做詭。甚盛益興。天地剖泮。同。泮。判也。以來。所未嘗有也。蓋嘗論天地之化。古今之紀。天人相與。構會陰陽。以之盪摩。窮則變。變則通。而世運乃與為推移。上古人民

鳥獸錯處。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

禮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未有文。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聖人者。作立君臣上下。

興修禮樂制度。備物制用。通變宜民。

易繫辭下傳。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適其變。使民不倦。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遞相損益。天下文明。虞夏殷周之世。稱極盛。

焉。周道衰。而至於秦。一革除先王之法。封建井田學校典禮文物。

掃地俱盡。更立新制。卒漢唐之世。不能易也。唐末之亂。以迄五季。

輾轉遷貿。盡逐

同移

其故。田賦兵制。選舉學術。俗化。與兩漢以來。泮

渙殊絕。宋明以還。承而用之。而蒙古及聖清之有天下。混一華裔。

方制數萬里。土宇旼章。

詩大雅。爾土宇旼章。旼當作版。旼章。猶版圖也。

跨越百代。若今日。

其尤世變之大。且劇乎天實開之人。之所不能違也。而當世學士。

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尚鄙夷。詆斥羞稱。其事以為守正不撓。烏

乎。司馬長卿有言：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數澤。

司馬相如字長

卿以辭賦得幸於漢武帝，報為郎，而語係出雞蜀父老文，按鷦鷯南方神鳥，狀似鳳凰，一作焦明，寥廓，空曠之處也，羅者捕鳥之人。

豈非其惑歟？夫以學士正人之不習乎？此於是當事乃一切以求

能習知此者而任之，則其所得乃皆庸猥汙下賈豎輿隸之流，稍

能通彼語言與一二瑣事者也。如彼等者，烏足以任此適足為遠

人之所嗤而已矣。

前清之季，外交著者失貶誤於此，二等人不

少，通者一二遠識之士，稍

知二者之弊，議欲得雋異志節之彥，相與精求海國之要務，以籌

備邊事。蓋疆本折衝，尊主庇民之計，誠莫先乎此。而朝廷方簡重

臣，通使諸外國，使遐邇中外，益通達無阻。於是黎君蕤齋自州牧

授三等參贊大臣，從使英吉利。

考黎庶昌奉使倫敦記，光緒丙子十月，余在通州花布釐金局蒙欽

差大臣禮部侍郎郭公嵩憲檄調出洋，於是奉使英國倫敦之役。

將行，問贈言於裕釗。夫覘國之

國文詩本
道柔遠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知所設施。且即吾所為。乘時順天。承敵易變。使民不勸。同倦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純齊之賢。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異時。受任國家之重。而副海內之望也。他同日歸。吾將從而訊之。

黃孺人墓誌銘

張裕釗

孺人大治黃氏諱顯訓之孫女。而諱宣之長女也。生五歲而喪其母。育於大母。越四年。大母亦卒。祖若父。傷其無母也。體又羸。弱也而益甚。惠以婉。以是尤加憐焉。年十九。歸裕釗。事吾父母。不敢以云盡孝。然世之為婦者。視舅姑。恒不若其父母。是婦人通辨而孺人之於吾父母。其自視。乃若人子。然蚤與早通夜依依。致養苟可以適吾。

父母而力能為之者未嘗不勤為之也。足見其盡孝於舅姑。處內外族嫻不

敢以云盡道。然篤有恩意而無敢愆於禮。既其沒而長幼尊卑莫

不慟惜之也。迺至吾族疎屬之人多有流涕者。足見其盡道於內外族姻未便直

言孺人之盡孝盡道而用烘託筆法以襯出之文字宛轉生情。自其居父母家故生長富貴而從

裕釗貧約甚苦家事操井臼。井汲水之處曰舂米之器。汲水舂米皆勞苦之事。長育子女

終歲不獲自暇逸。生又多疾。力疾而躬作。勞亦憊矣。而遽以死傷

哉。生長富貴而驟處貧約。身體孱弱而竭盡婦道。一以見孺人致死之由。一以見孺人賢淑之德。歷數其事。益形傷悼。蓋孺

人自其少時。其家人常竊憂其不壽。及歸裕釗時。時亦獨自以死

為畏。間值疾病。則謂裕釗曰。吾得與君相守。至老死。雖苦猶甘之

然。此即不敢望。幸沆兒授室。使吾得見新婦。更少寬數年。徐乃死

死不恨矣。引平時瑣屑之語以表其哀思。幾嗚咽不能成聲。命之不競。終已不獲少延。以

慊

音歎，不滿也。

其所僅欲遂也。悲夫。

所志區區而短於壽命，并此不得，可悲孰甚。

且其卒也。

裕釗携長子後沆方居省城中及歸而孺人已前卒二日矣聞孺

人且卒念之為泣下此尤可隱者也。

臨沒不獲一見尤為隱痛。

孺人之卒以同

治九年六月五日年四十有五有子二人其次曰後澮女子五人

孫二人孝沐孝移以光緒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之某山

銘曰

昔君未沒我戲謂君我後汝死必善為文以不汝死

為文以汝勉傳之也。

為賢孰謂今日迺踐斯言握管悲來有實

實音頌與願同隨也。言墮淚如湧泉也。

泉嗟我與汝已矣永萬古而訣離文縱不磨又安用之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吳汝綸

淮南王諫伐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遣王恢韓安國將兵伐閩越淮南王安上疏諫。

為漢計至忠

懇而世輒以謀反少之。

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坐謀反罪賜自剄死。

吾考之史淮南之

反則審卿公孫宏構之。

淮南厲王長曾推殺辟陽侯審食其故食其之孫審卿深怨之審卿與丞相公孫宏

善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叛逆謀窮究其獄而張湯尋端治之。

張湯素以嚴酷名時為廷尉淮南獄辭實

湯定之

蓋寬獄也。

一語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先事發覺

受誅者事大率皆類此。

羊氏之說春秋乃曰人臣無將將而誅。

莫須有三字千古銜寬不少

古無所謂謀反之律也。公

誅焉言臣子之對於君親雖有賊逆之意而未見諸事實亦當受誅而商君治秦則有告姦之賞有

將有其意也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君親無將將而

匿姦不告姦之罪。商鞅之法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其卒也身坐反誅。

周顯王三十一年秦孝公卒惠王立公

于虔之徒告商鞅欲反乃捕而誅之

車裂以殉曰無或如商鞅

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之受禍烈矣乃自是以來有國者一徇

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漢興高祖用之以除韓彭元功之逼。

韓信彭越為漢高

國

帝功臣信越均殺於高
文帝用之以剪濟北淮南宗親骨肉之忌

文帝三年濟北王興居反兵敗自殺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
徙蜀道死按興居為文帝兄齊悼惠王之子長則文帝之弟而淮

南仍父子被惡名謂厲王長及子安隕身失國太史公蓋尤傷之史記於淮南王

傳後論之曰父子再亡國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
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蓋有惋惜之意後之帝者

開創則除功臣守成則忌骨肉而皆以謀反為主名亘千載踵躡

一轍是其尤可悲者也備淮南事以鳴胸中不平慨乎言之昔者嘗怪賈生以天下

才自任既痛哭上言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矣賈誼上文帝治安策中語蓋欲分其

地以殺其勢也乃又欲廣梁淮陽封皇子以導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已子

之私心文帝既立之二年封其子揖為梁王武為代王復武徒為淮陽王居數年梁王薨無後誼上疏請舉淮南地以益淮

陽而為梁王立後劉淮陽北邊二三城以益梁是誼於文帝之兄弟則請削其地於文帝之子則請益其地豈非導人主以私心乎

且逆慮易世而後當復忌兄弟信任已子如今日也故以為二世

之利。

誼請封建子弟疏中語

此真小人逢君子之惡者之所為耳。

惡之極故不覺言之

甚。以此議法庸有當哉。三淮南之封。

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地立屬王子三人為王安為淮南王勃

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文帝徒以解慚。

淮南厲王長既死民間有兄弟二人不相容之謠故文帝封其子以自解

慚德也

固非本意賈生逆探其意而欲爭止之。

誼有諫封淮南四子疏

其說雖

未行。漢君臣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

誼諫封淮南疏中語有此

意白公名勝春秋時楚太子建之子也始費無極搆建及其師伍奢於楚平王楚殺子奢而建出奔宋事在魯昭公十九年奢之子

員名子胥如吳說吳伐楚魯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子胥鞭平王之尸三百所以報父讎也太子建後為鄭人所殺魯哀公十六年

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亦所以報父讎也誼意謂厲王死於文帝之手恐其子為報讎故阻止其封也

王安知之

故以讀書鼓琴學養生之術以自溷使天下衆知其儒柔無武節

冀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脫。吳楚之反之不從。亂至歸功國相所劫

景帝三年吳楚約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從王而為

蓋不待伍被詣吏告變武帝元狩元年中郎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而識者知

其不可以終身矣此小山招隱之所為作也悲夫樂府古題云招隱本楚詞漢淮南王安小山之所作也言山中不可久留後人改以為五言或曰王安方以讀書鼓琴養生之

術自溷閩越用兵當取道淮南安乃欲諫止其役似恐漢知其國

阨塞地理者不益中漢朝之忌乎曰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已私是

乃安之所以為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於英略無敢訟言諍論者

公孫宏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武帝北築朔方郡以圖匈奴宏數諫以為罷蔽中國以奉無益

之地請罷之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宏發十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

夷亦不敢正言而託諭於蜀父老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便然相如不敢諫乃著文藉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獨王安於閩越之舉莊言切論不少避忌此其

賢於長卿宏遠矣證明淮南王之忠懇用刻深之法聽讒間之言以自遂其

難之以諷天子

忘刻之私。至於獄成而示之天下。雖臯陶聽之。臯陶為虞舜士師。古之善聽訟者。

亦以為不誣。此古今所而前事豫計者。且因以受遠見未萌之譽。

謂凡獲知言之名。宏湯不足論。吾獨論賈生。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申商之學。戰國時中不害

辯非為刑名之學。賈生少習其術。之禍。人才傷國體。至於如此。而世且詫為奇才。

羣晏然而莫之省也。

原富序

吳汝綸

嚴子名復，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人。少時遊學外洋，精西文。中文尤淵雅。古茂足頡頏。秦漢諸子生平譯述甚富。如天演論

名學等書均為世推崇。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亞丹，英蘇格蘭島之噶谷

十三年卒。一千七百九十年長於計學。著一書論致富之原。十年始成。出版後名震世界。嚴又陵譯以華文。出版於清光緒二十八年。

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亞丹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

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

為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

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圖

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為尤急。中國士大夫以

言利為諱。如孟子對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之說。又怙音泰。侈也。習於重農抑商之

說。漢初厲行重農抑商政策。史記平準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

亦不得仕宦為吏。此為抑商之證。漢文帝即位之三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

今親率羣臣重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此為重農之證。於是生財之途常隘。用財之

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不理。則人

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並爭。自通商以來。列強覬覦我國礦產之富。有私行開採者。有要求合辦

者。損失利權。不可勝計。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

於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盡。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

其財國非其國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

束手熟視而無如何以救國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

終日搶攘徬徨交走駭愕而卒無分毫之益欲理財而不得其道中國自周

漢到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崇儉守約是為減政主義下

乃奪民財以益國用而已耳橫征厚斂是為暴民政策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

謂取給於隘生之途是矣此自珷之術也多取於民民怨而叛則國亡矣故曰自珷珷與

珷同音節用之說施之安甯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

於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

聚留循是不變是坐自困也僅以節用為理財施之閉關自守之世尚可上下苟安施之萬國交通之

世必致不能立國而後已其自困更甚所為變之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

間者條而理之條舉而清使不遺棄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

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非必奇材異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

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於不知夫安

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為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

理者少是切時勢痛快言之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

一途也閉財之多途使出於一途所謂隘也史記貨殖列傳序曰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放之商而通之又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

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可見

漢時重農抑商史公已不謂然蓋亦知生財之不能隘於一途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尚何通之可

言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塞故商興焉禹之治水也既

與益稷予衆庶稻及他根食矣史記夏本紀禹令益于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

按水土既平乃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及他種植物根之可食者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以通

之見書益稷篇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是商與農並興之驗也專

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

農一途故不需商也。禹於九州田貨既等而次之。至其貢篚。下飲

其土所有於上也。篚竹器。篚屬者為貢。於每州必曰厥貢。何物厥篚何物。古者幣帛之屬則或之以篚篚而貢焉。則皆所

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掌山澤者謂之虞。周

禮天官虞衡。作山澤之材。工之所出。井人於地中須採掘而得之者皆曰礦。之

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取財為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

之終必紀諸水。如於兗州曰浮於海。深。達於河。青州曰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曰浮於泗。達於河。則皆商旅

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

纖悉。不專農如此。而井利尤遠。蓋荆揚之金三品。書禹貢於荆揚二州。均曰厥貢

惟金三品。按禹時荊州在今湖北湖南四川廣西各處之地。揚州在今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廣東浙江江西福建各處之地。三品。金

也。銀銅。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詩魯頌泮水章。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及漢武

而後。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見史記貨殖列傳。應劭曰。

更償也。言金少而取之不足償費。用也。按豫章為今江西南昌府。

其證也。然上溯神禹時已二千

餘年矣。禹之興水利如此。又舉九州水道推論之。使神禹生今時。

其從事於今之路。礦築鐵路。可意決也。況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

宣之考室。詩斯十章小序。宣王考室也。考猶言成也。周厲王衛文

之通商惠工。左傳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僖公元年。齊桓公封衛於

工。駮北三千。詩定之方中。章。馬七尺以上曰駮。蓋其所畜之馬已

富。此詩亦衛蓋皆奉神禹為師法。而可以利為後。而諱言之乎。

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賂衰耗。說者顧謂五洲萬國。我為最富。

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

顧時若不滿於商。要非我國抑商之說。故表而明辨之。世之君子。

儻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亞丹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

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走僕也。漢書蕭望之傳。下走將歸延陵之鼻。註。下走者。自謙言超走之。役也。尚

幾通人財。同。裁。幸焉。得通人裁。度為幸也。

日本國志地理志序

黃遵憲

外史氏曰。於茫茫大地之中。畫疆分土。左傳。茫茫為九州。而名之為國。

其壤地莫不相接。其疆場莫不相奪。其強弱大小無定形。則有日

關國而日感國者。詩大雅。召旻之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註。關。開也。感。促也。

上下千古橫覽九州。莫不然矣。而日本之為國。乃獨立大海中。日本

東界太平洋。西北則日本海。南界南海。以五大島及二千小島組合而成。曠然邈然。不與鄰接。由東而

往。凡歷一萬五千餘里。乃至美利堅由西南而往。凡歷二千里。

乃至上海臺灣。臺灣為太平洋內大島。在日本之南。與我國福建省相隔。昔為我國行省。至中日戰後。割歸日本。

即最與鄰近之朝鮮。朝鮮亦稱韓。又稱高麗。為中國東北之半島。國與日本之本道相對。向屬中國。至光緒甲

千中日戰後朝鮮為自主國今則併於日本亦歷數百里而後能至自神武紀元以來

日本諸史均託始神武近仿西人以卯蘇降生紀元之例又以神武即位之元年為紀元之始據中東年來神武帝元平當我周惠

王十七年二千五百有餘歲未嘗舉尺寸之土與人亦未嘗得尺寸之

土於人雖近日開拓蝦夷日本九州島之北為蝦夷土人蠢蠢業漁獵不知稼穡風俗樸鄙言語衣服皆

異內地自昔對於日本叛服靡常屢煩征討至明治交換樺太

二年稱全島為北海道分十一州設開拓使以治之亦曰庫頁一大島也橫黑龍江口介日本海與俄何資克海之間本為我國吉林地不知何時為日本所得明治八年日本以樺太

易十島中之擇捉十八島於俄兩國所以能交換者吞滅琉球

各因地勢上便利也俄既得樺太又更名曰薩哈連奉我國正朔三年入貢一次國王卒則由中朝遣使冊立清文宗

咸豐時日本乘中國多事滅之而存其王號然在穆宗同治初年

國王尚泰繼立仍請襲受封如例迨同治十三年琉球人與日本

人同時漂流至臺灣為生番所殺致開交涉政府答以生番為化外惟苟求臺灣無事不復與爭琉球而琉球之主權已陰讓於日本德宗先緒五年日本發兵船至琉球執琉球王似有異於前之版

圖者然。蝦夷本羈縻之州。樺太非固有之地。琉球乃甌脫之土。

史記

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註。境上斥埃之室。得非果得失亦非失。蓋

自有日本以後。即守此終古一成而不變。不亦奇乎。余聞歐西有

瑞士山水清華。士女明媚。以介居諸大間。各謀保護。不相侵擾。

瑞士

處歐洲山中央。北界德意志。東界奧斯馬加。西界法蘭西。全境皆山。世人稱其峰映白雪。湖泛綠波。風景之佳。為全球冠。每值夏令。往遊者以數千萬計。一千八百十五年。法皇拿破崙戰敗以後。列國大會於奧京。維也納。公議以瑞士地居歐洲中央。認為永久

局外中立國。依條約所定。無論何國。不得破壞其中立權利。列入國際公法。自後瑞士永無兵革之患。故西人稱為樂土。世人

比之桃源。晉陶淵明有桃花源記。而東方之日本。乃以遠隔強國

自成樂土。天殆故設此二國。使之東西並峙。歟。自德川氏以禁教

故丸泥封關。謝絕外客。後奈良帝時。葡萄牙教士始至日本。流行漸廣。迨明正帝時。大將軍德川家光秉政。

嚴禁天主教。斷絕外交。除清國荷蘭二國商船外。餘各國船艦。不許入日本口岸。東觀漢記。隗囂將王元說。買背漢曰。元請一丸

國大賣本

卷六 日本國志地理志序
早六掃葉山房石印

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子孫世守其法。膠柱拘泥。史記趙奢傳：蔣相如曰：王

耳註：柱，瑟上雁足，所以游移上下，以調聲者。若以膠粘定其柱而鼓瑟，則不能調矣。拘泥，不知通變也。二百餘載無

所見於外者，無所羨於內，無所聞於內者，亦無所懼於外。當是時

也。上以武斷為政，下以卑屈為俗。熙熙攘攘。史記貨殖列傳：天下

攘攘，皆為利往，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和樂也。攘攘，和緩貌。娛樂無事，而歐洲諸國鷹瞵鷂視。出左思

弱相併，閱一戰爭，則國步日進。北則有彼得加他鄰，明毅果斷，氣

吞南溟。俄皇彼得得即位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大變舊政，親赴各

都會，遠建新都，曰聖彼得堡。毅然改服制，薙鬚髮，步武泰西。開闢

新地，無算。為地球強國。其遺命有混一亞洲之志。故其後築西伯

利亞鐵道云。卒於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加他鄰者，普國陸軍少

佐之女。年十六，與俄太子結婚。加他鄰富於機智，信崇宗教，專務

籠絡民心。太子即位，為海托路第三世。加他鄰廢而幽之。自為皇

帝。放進嘉範帝。生平多穢行。卒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論者謂女

帝，生平多雄圖偉業。俄之謀向東方，以擴張其版圖。西則有若拿

者，實自加他鄰始。溟海也。謂俄水師而出黑海也。

破崙。雄才偉略。諸侯稽首。

拿破崙第一性強悍好戰善用兵自少年為武弁時已戰無不勝一十八百零

四年法人公舉為皇帝用兵歐洲所向無敵西班牙荷蘭意大利瑞士並日耳曼眾小國皆為所屬後與英奧聯軍戰於滑鐵盧大

敗流擒聖希利那島一

又西則有若華威頓艱苦卓絕獨立一洲。

華威頓生於英屬美洲之阜及納時英王虐待其屬地人民嚴刑重斂民不堪命革命黨起而拒英以華威頓勇敢耐勞苦奉以為

將揮獨立之旗嗚自由之鐘率其士卒奔命四方血戰八年英乃許其獨立建立民主國稱為美利堅合眾國公舉總統一人四年

一任華威頓被選為第一代大總統任滿又獲選卒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

或英人併吞五印度。撫有

而國。

英人始通商於印度設商會以主持之十九世紀初英之實權已過於五印度後印酋屢思恢復卒為英人戡定英國議

會乃議決解散商會印民直轄於英政府以前女皇維多利亞為印度帝后設印度總督以統治之印度分東西南北中故稱五印

度。或俄人建萬里鐵道以通浩罕。

此鐵道自裏海濱庫拉斯那佛斯克城由中亞細亞南部東行

至浩罕浩罕本回部小國在葱嶺之西今併於俄

輪船電綫爭驚紛起機巧奪天工人智

欺鬼神。凡西人兵威宗教幾幾乎彌綸地球無所不至而日本閉

關自守。無見。無聞。矇然未之知也。直至堅船巨礮環伺於門。日本當孝

明帝時。吳兵艦至浦賀。俄兵艦至長崎。要求立約通商。英及荷蘭繼之。舉國惶恐。不得已開放口岸。訂立條約。然是時猶盛倡攘夷

之議。歸咎政府不已。乃始如夢之方覺。醉之甫醒。雖曰鎖港。即閉關之意。逐客國

體如此。亦未始非地勢使之然也。嗟乎。事變之極。開闢未聞。以日

本四面瀕海。古稱天險。二千餘載。頗無外患。而自輪船鐵路縱橫

於世。極五大洲之地。若不過彈丸黑子之大。各國恃其船礮。又可

以無所不達。昔林子平有言。考日本史。光格帝時。有寬政三奇士。即林子平。蒲生君平。及高山彥九郎。

也。子平講邊防。君平講變關。高山慨皇室式微。以天下為己任。三人皆愛國志士。均不得志。以致寬政光格帝年號也。日本

橋頭之水。直與英之倫敦法之巴里相接。倫敦英京城名。巴里法京城名。古所恃

以為藩籬者。今則出入若庭。運矣。言念及此。地險足恃乎。余觀亞

細亞諸國。印度覆矣。註見上。土耳其仆矣。土耳其疆域本極廣大。佔巴爾幹半島之地。其屬地

且遠跨歐亞非三洲，近二百年來，國勢日蹙，土地日削，如今之馬加布利尼、魯瑪尼亞、色斐亞、布勒、嘎利亞、門德內、華羅、本土、其地，今皆自立，又俄人歷年蠶食之。

安南緬甸又傾路矣

安南緬甸，本為我國藩屬，安南始國內亂，求助於法。

法人因此生心，屢思擴張權利，而清政府固力薄弱，不遑兼顧，自光緒甲申，法人攻安南，中法失和，致成戰事，後議和罷兵，而安南

遂為法有矣。法人設總督以治之，稱為保護國，緬甸與英屬之印度毗連，因是英緬時啟釁端，英人侵略其沿海地，其後緬王苛虐

不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日本自通商以來，雖頗受外侮，而家國英滅之，并入印度屬地。

如故金甌無缺。梁武帝嘗自言我國猶得以日本帝國之名捧載。

書而從萬國後壤地雖曰褊小。孟子：大滕壤地褊小。見滕文公上篇。其經營籌畫卒

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論者方且以英之三島。英格蘭蘇格蘭愛耳

為比，其亟亟力圖自強，雖曰自守，亦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

志。試展五洲輿圖而觀之，吾誠恐其鼎舉而臚絕。史記：秦本紀：秦武王有力好戲。

力士任部為履，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臚，臚膝蓋骨也，此備以喻不量力則致禍也。

地小而不足迴

旋也。

史記長沙定王世家註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詔稱壽敬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廻旋

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日本國志食貨志後序

黃遵憲

外史氏曰嘗稽日本權稅之數益歎吾民之鑿井耕田真不知帝

力之何有也。

堯遊於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日本

一島國耳國家歲入之款至五六十萬圓。

是為國稅輸納於大藏省以供全國之用者大

藏省猶我國今日之財政部

府縣之費又數百萬。

是為地方稅由各府縣徵收以供本地地方之用者

供

之國者微歛之重不待言供之府縣者乃下至一飲一食之細一

技一藝之末莫不有之極古人所謂逮及纖悉者非民脂民膏。

宋太

宗藏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何自來乎設以吾民當此必疾首蹙額

以相告為士大夫者又或微言刺譏咏歌而嗟嘆以為苛政之猛

於虎矣。

權記權弓下，天子曰，小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顧余嘗考歐羅巴人之治國，大抵

如此。彼執政者，惟皇皇然慮金錢之流出。若國中所用，必豫計其

歲出之數，悉徵之於民。彼以為取吾國之財，治吾國之事，仍散之

吾國之民，令行政舉，非惟無害而損富，以益貧，調盈以劑虛，蓋又

有利存焉。徐而考其每歲出入之表，宮府所用，皆有定數，果無蘊

利厚藏之患。及詢之歐羅巴人，亦終無一人怨其國之橫徵暴斂。

嗷然悲嘆者也。日本之人承舊藩六公四民七公三民虐政之後，

日本當大將軍德川氏東政時，誅求苛急，大率皆
五公五民，甚者六公四民七公三民，民困以甚。

故十取二五尚

如出水火而登衽席，特以變法之過驟，行法之稍苛，亦間有投書

納匭，揭竿斬木，以訴窮困者。然卒不為害。士大夫之不喜新法者，

每生謗議，獨未嘗以此責執政也。嗟乎！普天率土，

詩小雅北山之
篇，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各子其民，昏荒之國，蠻貊之邦。爾雅釋地謂之四荒，註：四方昏荒之國也。

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註：蠻謂南蠻，貊謂北狄。皆若有急，公愛國之心，況我中土，素

習禮教，聚四千億萬之赤子，竭力以事上，猶若虞不足者，臣嘗求

其故而不得，既乃知為取之過輕，徵之不如額之故也。唐虞三

代取民之制，皆十一為準。唐虞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孟子告滕文公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見滕文公上篇。白圭議二十取

一。孟子以為不可。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其一分，孟子以為北方夷狄之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若中國則不可行。見告子。三代下治世，稱漢唐宋明，然口賦丁錢之外。文獻通考：漢

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杜氏通典：民年六十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

賦，百姓輸身丁錢，未也。漢有鹽鐵利。漢武帝元狩中，兵連不解，國

或累萬金而不佐公食之急。於是以東郭成陽孔僅為大農丞。頌鹽鐵事。敢私鑄鐵器。常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即不出鐵者。置

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時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強令民買之。天下嗟怨。唐有間架稅。唐德宗時。軍用

稅。其法。屋二架為間。紅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

筆。據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致

詈。一問。杖六十。宋有月椿錢。月椿錢。始於宋高宗。紹興二年。時

告者。賞錢五萬。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漕司不量州

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徵。江東西之害尤甚。明有金花

銀。明英宗正統初。行田賦折徵之法。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

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自是。遂以銀為正賦。雜賦尚不可勝數。獨至我朝。仁厚之

政。遠邁三五。三皇帝。綜饒瘠之地。不過四十取一。而東南粟米之征。

西北力役之征。尚不相兼。孟子盡心下篇。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此言東南各省。有漕糧。而無

徭役。而西北各省。有徭役。而無漕糧也。於戲。音嗚呼。德可為至也矣。名臣若靳輔。孫嘉

淦。皆嘗謂取賦過輕。耗羨不可撤。靳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錄

道總督、曾上生財裕餉疏，中有云：今天下之大弊三，其一即賦輕而民情也。國家取民必以什一為準，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乃若淮、徐、鳳、陽等處，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孫嘉淦、字錫公，山西太原人，謚文定，乾隆三年任直隸總督，七月上辦理耗羨疏，中有云：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吏治，而議者猶訾為加賦，可謂耳食者矣。按各省錢糧正供之外，又有耗羨一項，耗者火耗也，羨者羨餘也，如變貨幣為銀兩，則傾銷有費，變夫役為傭僱，則解送有費，清初耗羨無定額，一任州縣徵收，世宗雍正時始議明定其數，擬解歸公，而另給各官養廉費。然以聖祖世宗高宗聖聖相承。

日以損上益下為心，故免租賜通疊下恩詔。

考大清會典及皇朝文獻通考是時蠲免

之詔不絕書，免租之大者如聖祖康熙年間，普免天下地丁漕糧各一次，高宗乾隆年間，普免天下地丁四次，潛糧三次，賜通之大者如康熙四十五年，普免天下通賦三百九十餘萬，世宗雍正元年，普免天下康熙五十年以前宿通、江蘇一省至八百八十萬，又

許令州縣徵及七成者免議。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共八

百十三萬，計每年共欠六十萬，今則指道光年間言錢糧奏銷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者，有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是皆曠古未聞之舉。臣考是時太平百餘年，萬十年恩免一次。

無兵革之患。無旱潦之災。司農所儲。秦有治粟御史。漢更名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者。乃

有七千餘萬之多。高宗乾隆四十六年諭曰。朕即位之初。部庫不

不加惠。天下乎。斯固千載一時。不可多得之會也。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物

力日絀。歲之所入徵收。又不如額。則益不足以用。故普賜田租。普

免逋賦。可行於康熙乾隆之世。不可行於今。設關抽釐之舉。始亦

出於不得已。而咸豐同治之間。非是則不足殄巨寇。平大亂。杜文

定粵寇紀畧。咸豐三年六月。揚州大營四集。軍饟不贍。雷侍郎以誠自

成一軍。尤無取資處。因江都之仙女鎮各會館。舊有抽收釐金章程。遂

仿行之。坐費則按月收捐。為板釐。行商則設卡抽捐。為活釐。按獲

利之厚薄。約取百中之二三。商賈不致病累。而軍饟以充。後各省

皆循行之。軍興十餘年。士馬得資飽騰。釐捐之裨不淺。誠以國用匱乏。入不敷出。故也。今司

農竭蹶。天下所共知。而永不加徵之諭。皇祖有訓。載在方策。清初戶口

亦有賦役。其制仍前代。故有編審之法。五年一舉。丁增而賦隨之。康熙五十年。聖祖以承平已久。滋生日繁。而有司編審時。不將所

增實數。開明具報者。恐加增錢糧故也。乃諭大學士等曰。嗣後祇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弗增弗減。永為定額。以後所生人丁。免其增。加錢糧。尋議定以康熙五十年額定丁。事固萬萬不可行。然冊為準。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獨不能稽田賦之額。耗羨之數。清查而實徵之乎。東南之沙坦。西

北之荒地。未及升科者。列八賦額收租稅者曰升科。隨在而有。亦當一一釐清。

會典所載。如牙行稅。落地稅。兩種皆屬雜稅。雍正十一年。諭各省商牙雜稅。固有闕闕課。亦所以便民。

是以各省額設牙帖。皆由藩司給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杜增添之弊。近聞各省歲有加增。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無藉牙行

者。今概給牙帖。抽分利息。是多一牙戶。即商民多一苦累。着各省藩司因地制宜。酌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加。又十三

年諭各省地方。於閩稅雜稅外。更有落地稅之名。凡擾錫箕帚薪炭魚蝦蔬果之屬。其值無幾。必察明上稅。方許交易。且販自東市

即已納課。貨於西市。又復重徵。至於鄉村僻遠之地。或差胥役徵收。或令牙行總繳。交官甚微。不過飽奸胥之私索。而細民已重受

其擾。着各省凡鄉村鎮。或亦可申明舊章。做照西法。擇要而行之。落落地稅。全行禁止。

取舊有之利。祛中飽之弊。還於朝廷。而公於天下。可以舉百廢。濟

貧民安在其不可行也。夫國之為國，非如人之一身一家之有恒產者可比。故欲以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舍租稅之外，更無他法。

世人徒見英俄法美船礮之多，金帛之富，而不知其歲入租稅至

七千萬磅之多。英國歲入約七十一百萬磅，俄國歲入約六十六萬磅，法國歲入約七十二萬磅，德國歲入約

以次減少，然亦在三千萬磅之間。假使中國歲入得有此數，比今

日常稅驟增五六倍，即鐵甲輪路一切富強之舉，咄嗟而辦。咄嗟

也，晉書石崇傳為容作豆粥，咄嗟而辦。亦復何難。正為歲入不足之故，無論外務，即

內國政令，亦不得不苟且敷衍，能靜而不能動，謂非取之過輕之

故歟。嘉慶道光以來，聖主所以勵名臣，良民所以頌賢吏者，未嘗

不曰任勞任怨，陶文毅之理漕糧。陶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道光五年漕河大梗，詔江南

大文議海運，維時上海關餉，抗於南，通倉胥吏，抗於北，也。船丁役抗於中，不曰風濤，則曰寇盜，不曰雲變，則曰繁費，乃詔公自皖撫

英毅然以身任之、首致百六十萬石、由海達天津、每石僅用銀五錢、視河運者費一倍、人始知海運利國利民、為東南極敵第一策、

胡文忠之興釐務

胡林翼字貺生、號澗芝、湖南益陽人、咸豐五年、授湖北巡撫、時武昌初復、公私蕩然、公建

籌餉三策、其一曰鹽課、湖南北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

晏用士人法、設局各市鎮、雜收釐稅、甯使怨歸於己、必不使餉絀

麗社中飽、自是湖北兵興餉強天下、用匱貽朝廷寇亂之憂、其用心可謂獨苦三十年來封疆大吏之

肩荷艱鉅實心任事者、往往綜覈名實、清釐弊實、以修舉庶政、蓋

其勢不得不然而不便己私者、輒騰怨言、以言利之臣苛酷之吏

譏之、抑亦冤矣、若自詡為催科政拙者、

唐陽城出為道州刺史、賦稅不登上考、城自署其門

曰、撫字心勞、偏隅或蒙小惠、以博一己忠厚之名、則可相率而效

尤國何以立乎、士大夫讀書徒見古君子之議薄賦歛、未嘗考其

時之狗彘食人、餓莩載道、

孟子梁惠王上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莩、平表切、餓死

人也與

當時所取幾何舉古人之十取三四以議今日亦兢兢然

議減漕議減釐措紳寡識間有上書言事相聚乞恩若惟知朝廷

應設官以衛民不知百姓應竭力以奉公者豈非不達時務之甚

乎上稽百世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輕賦者於此

猶欲欠糧匿稅則可謂天地之大而猶有所憾矣

中庸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駁吳應箕魏絳論

陳玉樹

樓山先生

吳應箕字次尾安徽貴池人與侯朝宗陳定生友善著有樓山堂遺集

為明季魁傑之士

運丁陽九

漢書律歷志初八元百六陽九註孟康曰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八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

也凡四十六百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早陰為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丁當也值也

忠義勃發其為文亦酷似陳龍川足以推倒一時豪傑

宋陳亮永康人才氣

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孝宗隆興初曾上中興五論不報自言研究義理辨析古今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推

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卒茲文毅學者稱龍川先生
惟所撰魏絳論則未免

徇世俗雷同之見禮記曲禮上毋雷同註聞人之言而附和
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而不

能酌當時情勢以立言其不合蓋有三焉其言曰魏絳之和戎也

見左傳襄公四年詳下註予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沈尹戌曰古未

聞其與戎和也夫晉侯國晉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也非王者也守在四

夷之說可以責王者不可以責諸侯且王者亦無必伐夷狄之理

虞廷之治蠻夷以防其猾夏云耳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

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如其俯首拜

伏為中朝不侵不畔之臣左傳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則亦必使之康樂和親周禮小行人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於天地之間不能興無

名之師如後世貪功喜事者之所為也絳之和戎以無終嘉父納

虎豹之皮以請和於晉。

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註：無終山戎。

國名，孟樂其使。莊子即魏絳。

非晉求和於戎，和焉而徒師不勤，甲兵不頓，邊鄙

不聳，民狎其野。

此四語乃絳告晉悼公和戎之利。杜註：頓，壞也。聳，懼也。狎，習也。

與守在四夷之說。

亦不悖也。此其不合者一矣。又曰：漢高嫁帝女而不能靖邊。

漢初匈奴

歲苦北邊，高帝九年，從劉敬言，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然至呂后時，匈奴冒頓寔驢，遺書辭極衰慢。

武帝窮兵，海內騷然，而卒蒙其利。

武帝東平朝鮮，南定閩越，命衛青、霍去病出塞，大擊匈奴，置朔

方郡，又通西域諸國，以斷匈奴右臂。漢威大震，匈奴日益衰。國內分裂，宣帝時五單于稽首來朝。當武帝時，用兵不已，函、庫、瑯、蹇、重

征於民，故天下騷然。

和之為害，有不忍言者。後世戎狄之禍，皆魏絳啟之。吾

以為後世之和戎，誤國者莫如宋之秦檜。

金既滅北宋，高宗偏安江左，秦檜始為金人所

執，金將撻懶任用之，後縱歸使還，與之有成約。高宗以檜為相，檜專朝政，力主議和，凡言戰者悉貶之。戰之卒，與金和，東以淮水為

界，西以大散關為界，歲貢銀二十萬兩，絹十五萬匹。

檜非必奉絳為師表。春秋時即無魏

絳之事亦未必檜之不和女真而能任諸將之直擣黃龍府歸二

帝也。宋將岳飛屢敗金人，諭其下曰：直擣黃龍，與諸君痛飲黃龍。府在今奉天開原縣界，二帝謂徽宗欽宗，金破汴京時擄之。

北去者。中國之於四夷和與戰本無定策其道不外孫子知己知彼

之說。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而不知己每戰必敗。當漢高之世漢兵

強而匈奴尤勁高帝才武而冒頓雄傑尤甚。冒頓讀若墨特匈奴所奪故地匈奴稱王曰單于稱后曰闕氏讀若烟支。白登一遇漢

威大挫。韓王信反降匈奴引匈奴兵入寇高帝自將討之冒頓縱精兵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使人厚遺闕氏冒

頓乃解圍去白登。婁敬之策豈可厚非。婁敬說高帝曰陛下誠以

在今山西大同縣。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道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至孝武時匈

奴之勢已衰其單于不逮孝武其臣不如衛霍故伐之可以得志

不得謂孝武是而高帝非也此其不合者二矣又曰晉悼之賢不

得謂孝武是而高帝非也此其不合者二矣又曰晉悼之賢不

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如管仲。仲言戎狄豺狼。不可暱也。

左傳問公元年狄人

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請救邢。

而勸桓伐之。夫齊桓豈無

事諸侯者。安在絳之和戎為明於天下之勢也。吳氏蓋止知桓公。

管仲之伐戎。而不知桓公。管仲亦和戎者也。僖十二年。齊侯使管

仲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

杜註。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其事且

先於魏絳。七十九年。然則和戎之事。始於仲而非始於絳也。夫揚

拒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即僖公十一年事。

未嘗求和

於桓。而桓且和之。豈無終諸戎。未嘗侵晉。而亟亟貢物以行成。反

不可與之和乎。此其不合者三矣。然而吳氏之為此論也。有故。當

其時。我朝龍興。東表國勢昌熾。席卷遼瀋。

清之先為女真別部。姓愛新覺羅。遼金之季。有

布庫里雍順者。為長白山。東鄂多理城之酋長。其後傳至塔克世。為明將所誅。長子努爾哈赤。即清太祖。以復仇為名。起兵。捷明邊。明熹

宗天啟元年，取蒲陽、遼陽、瀋陽、密陽，後稱盛京，即今奉天府。遼陽始曰東京，今之奉天。遼陽州，侵及齊魯。謂山東省。我大

宗文皇帝

太祖第八子，名皇太極。

有鑒於金元之入主中原，享國不永。

金自太宗

滅北宋後，據有中原百年而亡於蒙古，元自世祖君臨漢土八十九年而亡於明。

仍欲與明講好，以安兩

國之生靈。致書於明莊烈帝者非一，致書於明之廷臣者非一，致

書於明之邊將者非一。

考東華錄，清太宗致書於明者甚衆，不能殫述，略舉如下。太宗天聰元年，遣書巡撫

袁崇煥，謂兩國欲能和好，則當誓諸天地，永矢弗諼。三年十二月，以兵逼北京，兩遣達海等齎書議和。四年，遣書明帝，有盟諸天地，共結和好之語。六年，與大同宣府各官書，謂願兩國和好，以樂太平。我若言不由衷，難逃天鑒。又謂和事成後，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可也。八年，遣書明帝，謂滿洲原係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為非也。又有與明諸臣書，謂何不遣一解事人來，早決和事，俾兩國永享太平。按天聰元年，為明熹宗天啟七年，以下可類推。

肫肫悃悃，屢引皇

天為誓，且自認為明屬國，不惜降尊而卑其名稱，使明人得知我

國之情，贊成和議，專勦潢池。

漢書龔遂傳：民困飢寒，而吏不恤，則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則

張李可滅而明社不墟。

明若以兵力專勤流寇張

魏絳所謂五利

者縱不獲收其全而可冀其半識不及此而疑我太宗挾金人之詐

因即以主和者為挾秦檜之姦陳新甲謝陞之徒稍露和意廷臣

即交章論劾陞既罷相而新甲且得重罪

崇禎時清太宗屢遣書

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舒邊患密遣馬紹愉等持書至清乞和

其事甚秘後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

事大壞於帝前遂宗龍之言帝怒陞進言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帝默然已而為言官所知交章劾陞帝怒其漏洩削籍去新甲亦

因與帝密商和議事洩於外言路

譁然論劾之帝怒甚卒下獄棄市自此無敢以和為請者乃久聚

天下精兵於渝關

即山海關

之外邊備太密而內寇愈熾遂有甲申三

月十九日之禍

甲申即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煤山則謂明之亡亡於朝無

魏絳可也季世之士類多汶閣寡識不講韜鈴之實學不求富強

之實政不明中外之形勢聞議戰則譽為效忠聞議和則詆為誤

國其為禍乃與晉之景延廣

五代時晉石敬瑭以契丹之援得立為皇帝奉事甚謹敬瑭卒子重貴立

景延廣與契丹挑釁執其使者復縱之歸臨行大言曰歸語而主若來或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

契丹大怒舉兵南下

宋之韓侂胄無異

南宋自孝宗時與金議和南北無事者數十年甯宗

時韓侂胄為相見金國勢日弱以為中原可圖遂叛盟伐金金人一出師宋軍皆潰連克荆襄兩淮諸郡江南大震宋遣使通謝求

和全人欲罪首禍之人宋不得已殺侂胄函其首以獻金吳氏雖士之豪傑而其不知敵情與

當世之庸庸者亦無大異故痛詆魏絳以為當世和戎者警而不

知明之流寇誤於主撫其與本朝也誤於主戰不當和而和與當

和而和其失均也吳氏之意欲以罪袁崇煥罪陳新甲者罪魏

絳袁陳兩人均主與清和者陳事見上註崇煥之督師前邊也嘗建議議請和欲藉此緩師以修理故釀值清太祖崩崇煥遣使弔

以覘虛實清亦遺書報之後朝與莊烈帝以罪陳奇瑜罪熊文燦

者罪陳新甲

陳熊兩人均主招撫流寇者崇禎七年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圍李自成於輿箱峽自

成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降奇瑜許之先徙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徽所屬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噪殺安撫官屠所過州縣帝遣奇瑜下獄謫為左良玉所敗據穀城困甚部下多散去因偽降於文燦文燦受之飛檄各處毋許殺賊然獻忠在穀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人咸知其必叛而文燦愾然謂天下且無賊連年獻忠遂反於穀城帝大怒連文燦下獄坐大辟其失同也我文皇帝於明人之不肯議和謂其唯以南宋故事為鑒不能因時制宜必欲膠柱鼓瑟柱有緩急調之在柱若膠其柱則不能運轉而絃不調矣若魏絳者可謂因時制宜而吳氏猶未免膠柱鼓瑟之見也哉此文識解通達而色字宏深明季之事亦藉窺一斑